東選品節 子

辭賦 詔勑 教書

制誥 上

東選品節

辭

李仁老

和歸去來辭○歸去來兮陶潛昔歸吾亦歸得隍鹿而何喜失塞馬而奚悲蛾赴燭而不悟駒過隙而莫追纔握手而相誓未轉頭而皆非以神為馬破瓠為樽身將老於菟裘樂不減於商顏肯遂情而外獲方收視而內觀鵬萬里而奚適鷦一枝而尚寬月必期於無用求不過於無求化蝶翅而猶悅續鳧足則可憂閱虛白於幽室種靈丹於良疇功名須待命遲暮宜歸休任浮雲於無迹若枯槎之泛流已矣乎天地盈虛自有時遑〻接淅欲安之

李穡

山中辭○山之幽兮深深鬱蕭森兮潭潭石出角而鈎衣兮横枝截路以相挽淙飛泉以瀉于崖兮清晰晰而味甘掬之手中兮氷寒照衰顔以是監爰流憩以聽其聲兮鏘玉佩之相紊將敲火而煮茶兮鄙陸羽之口饞續道緒於千載兮乃命其溪曰瀛惟山中之無偶兮尚摳衣於丈函聞一言以悟道兮洗利欲之貪婪開心源之瑩淨兮惟太極之深涵將忘埶而內樂兮日嘯傲於南楣○閔志辭○閔予志之温蠖兮非厥初之有常慨因物以興懷兮惟是非之失當惟人天之大道顯而不隱兮胡求之於渺茫歳月荏苒以相代兮衰老侵尋而欲僵貽好音於春禽送悲聲兮寒蛩諒須臾之開耳兮付一

哂於七年哀吾辭之匪足傳兮聊澆之以羽觴○永慨辭○興言
鼓口以出聲兮人謂我其宣驕辯之好以明道兮人謂我其譊譊
追明良之歌以夫厥躬兮人謂我其長謠樹聖賢於黃卷兮
若蟣蟓於沉寥杳莫尋其聲影兮醜面目之奚邈○東方
辭送鄭達可奉使日本國○詹東方之有君兮肇大始以自尊也其人
佩義而服仁兮厥氣勁而詞溫也越世道之升降兮尚剛烈而
專門也其輕生而敢死兮何北宮黝之足言也傚周季之戰國兮
凜凜乎使人毛竪而驚魂也日出處之天子兮奄宅扶桑之域也
惟萬物之生育兮迺谷風之習習也惟下土之照臨兮迺陽烏之赫赫
也之二者之所出兮信天下之無敵也胡羣兇之竊發兮至于

今其猖獗也播悪名於天下而既捻兮志士仁人莫不為東方惜也
是將動天下之兵端兮不疑又何上也

李崇仁

哀秋夕辭 口哀秋夕之慘悽兮風雨颯其晦冥懷沉憂而假寐兮
兮魂耿耿其上征指虛無以恍惚兮若有路乎紆縈忽焉升彼蒼
兮儼玉皇之両居余跪而陳辭兮皇為之色數腴暴余僅免穢
㒸兮動必師乎古之人忠君与愛國兮志專專其靡佗何時俗之險
巇兮學曲而心阿視余猶机上窩兮既鼓吻又磨牙惟皇德之孔仁兮
拯余乎陸之沉皇懸余之深衷兮俠甬聽我辭所責學之道兮能
変通而推移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道亦不可久常兮在人事其何

豈世既惡夫方兮甯何惜乎為圓世既尚夫白兮甯胡獨守此玄我衰
甯之遺羅兮亦惟甯之故也欲去危而就安兮盍反甯之道也余默退
而靜思兮皇恩之罔極也矢余志之不迴兮仰前脩而飭躬

鄭夢周

思美人辭寄浙東妃士安○思美人兮如玉隔蒼海兮共明月顧瞻ゝ兮九州
豺狼當道兮龍野戰紲余馬兮扶桑悵何時兮與遊德進以禮兮退
以義搢紳笏兮戴華簪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何為兮江之南

徐居正

佛巖辭為專上人作○佛之山深且遠迴兮佛之水清且漣漪雲幽
幽兮石鑿ゝ盟有白鷗兮招有黃鶴我嬰塵網兮我日思歸我

將從白蓮之遺則兮奚悄悵而悲傷

李坡

贈別金正使○江之水兮悠悠我送我子兮江之頭驪駒闋兮車載膏送樓船兮中流嘆逝者之如彼感離別之蒼茫遼野漫漫兮岡巒蒼蒼望行旅兮不可及關河阻兮道路長

金宗直

山中人辭 克己與都永昌韓仁孝及甥康伯珍等浴于安國寺寺乃高僧行乎所住处 ○蘭為湯兮蒻為薦兮閭閭兮屋廬朝而瀹兮石溜暮咀嚼兮氷蔬桃眩晝兮李縞夜韶華繽紛兮悦目湛中園兮可樂君胡為兮空谷

俞好仁

夢遊青鶴洞辭○客有漫浪遊兮訪青丘曠千古兮杳寡儔倚冠
切雲之崔峨佩明月兮鳴琳球披錦袿之鮮麗兮衣紫烟兮歸春
雲顧余歸之陸離雜藹〻兮清芬邀超謝乎鷄群攬桂樹於廣
寒金每落齒色數腴兮令青鳥導余以瓊擬衆鸞輦霞軿取汗漫
兮驂駢駖礚乎鴻濛之宅玉皇羽儀儼陟降兮俯閶闔之嶙峋電
霍神瞳雷助天笑兮陶太虛之一春仍玉女而與侍宿兮紛群妙之
綽約戴太華晨曩之髻兮履玄瓊鳳文之舄令飛瓊兮彈八
琅教凌華兮樹石裏忽天鷄之聘〻晨鍾裏隱乎砰礚魂恍惚兮
歸來尚天香兮未歇但見木客吟詩山猺嘯月萬竅笙竽千巖
劍戟寓形宇內忽然毫髮出臂鼠肝隨吾所適超萬象而出宇

宙坐見瀛海為窪尊岱輿為飣餖後三光而不老下羲皇而高視

賦

金富軾

仲尼鳳賦○相彼鳳矣有一時瑞世之禎此良人何作百世為師之聖其文炳也吾道貫之揚德毛而出類掀禮翼而聘時金相玉振之嘉聲八音遞響河目龜文之偉表五彩雄姿過宋伐樹應燋栖息之危在齊聞韶若表來儀之德

李奎報

畏賦○有獨觀處士杜門端居常若有畏顧形而畏顧影而畏舉手動足無一不畏沖默先生造焉問其所以處士曰鳥畏鷹於天

魚畏獺於水兔畏獹狼畏兕鹿齊于貙蛇懾于豕極莫猛兮虎豹
遇猴猊而奔避物固然矣人亦有焉莫尊者君猶畏上天惟君惟臣
若堂陛廷由陛及地窊崇之懸卑者畏高淺者畏先胡世路之嶮
巇兮紛理緒之倒顛鑽皮之謗日熾射影之毒遐蹧踏地生梗皆成畏
途吾將介立高蹈背耦離徒沖默傲然笑曰上天之威萬衆之貴暴
客攘臂搤虎切齒吾不畏矣豪士曰雷霆暴作烈風間之飛
沙走石盲海聾山電刃斫掣道光儵爚畫若天裂劃若地
折雖周成猶虩睨孰倚柱而自若先生曰守正不欺則天不吾威
吾何畏于茲曰金床晃晃幄坐密勿振雪霜於威怒馳風雷於
咄叱一有不恪族赤禍溢子亦無畏耶曰君尊臣卑勢若冠屨

居下事上趨蹌中矩聞命益僂當局善守則君何感焉臣何
有畏曰若夫賁育之輩怒而狠顧一嗔一咤風激雲鶩目欲裂兮
星迸髮直衝兮棘豎足踏虎兮截皮手拉熊兮裂股子亦無畏耶
曰唾面待乾出胯俛就虛心而行乎世我不彼忤彼何自忤哉豈亦無
足畏也曰乳虎出穴攫肉舐血淬牙磨爪其聲鎗䶵一嘯兮風生一矆
兮電瞥子其何如曰有挾有設此不足愕也曰然則子之所畏有乎
無乎曰安得而無乎僕之所畏不在諸物特関於己俯領戴鼻之中
齟外哆一闔一闢維門之似物入誠不可不有而亦不可不畏之地也銘
可鑑兮金緘口詩可觀兮垣屬耳一語一默榮辱所自是以聖人
不畏於人惟畏於口今處士騁舌吐辭鋒攢脣霏談世路之險兮

議人間之是非僕竊笑處士聲其畏而實無有也惡其禍而秖
自招之處士曰今聞先生之教曉然若披盲而見大曜也○並悲賦○
有美王孫蟬聯茂族出擁高蓋入處華屋自倦乎華靡耳慣乎
絲竹冬而至於涼不知其凝嚴夏而至於温不知其暑溽又安知
人生有羈窮困躓憂悲哀怨之屬哉當春陽之既舒兮感芳華
之陽意悲綠桂兮繼顏光尚歡樂之未已忽體倦以神疲遂頹然
兮就寐寤博山重兮噴香炷斗帳垂兮掩綺被於是恍然惚然夢遊
乎廣漠之墟無人之地四顧茫茫不見阡里深江自波灘木叢倚野草
水色危石如墮日掩掩兮沉紅烟冥冥兮疊翠慘然思家欲亟還兮
迷不知兮路何自登山崇阿而延佇兮攀千峯之邐迤慢奔還以降

隴兮墳累〻兮錯峙上有蹲孤与伏兔兮紛侶集兮族戲拂頹碑
以俯窺兮伊昔綺紈之公子歌堂舞館屬何人兮為此一丘兮山之
趾弔斯人以彷徨兮益淒切以酸鼻吳俄欠伸以忽寤兮喜房櫳之
猶是以須臾之一夢悟榮辱之相酬○放蟬賦○彼黠者蛛厥類
蝥滋孰賊爾以機巧卷丸腹於綢繆有蟬見絓其聲最悲我不
忍聞放之使飛傍有人兮詰余惟蟬之活乃蛛之飢此雖德君彼必寃
之余吐一言以釋疑蛛之性貪蟬之質清規飽之意難盈吸露之腸何嘗以
貪污而逼清所不忍於吾情何吐緒之至纖雖離婁猶不容睛矧茲虫
之不慧豈覘視之能精將飛過而忽罥翅栢〻以愈嬰汝与物而互競胡
為遭此拘囚解爾之纏縛囑汝以綢繆遡喬林而好去擇美蔭之清

幽棲不可屢兮有此罔象之窺窬居不可久兮螗蜋在後以爾謀○祖
江賦貞祐七年四月余自左補闕被劾尋降桂陽將渡祖江江水本迅激適值暴風因而後濟為賦以悲之卒以自寬○浩浩江流湣如
涇水漆色而泓慢難俯視湍文激而迅兮豈瞿塘之足譬控百川之奔
會兮若鼎湯之驚沸不夕而暝不風而波雪浪礧石以崩騰兮若秦晉
戰于彭衙孤舟兀以出沒兮其將安適兮去悠悠望平阜兮草暗迴極浦
兮烟愁雖五馬之足榮兮亮非吾之攸期鵲山隱翳兮漸遠望長安兮徒
自疲于以泊舟于彼碕溪誰其來迎紛綵幔兮葳蕤爛紅旆兮旖旎弭
節兮山之椒炬火照林兮烏鷺以飛江水駛而疾兮余既濟其何疑○
春望賦○穀雨始晴兮濯濯樹容之新沐遠水蕩漾麴塵浮綠鳩鳴
拂羽鶯集珍禾衆花敷兮錦障張雜以青林兮一何斑駮草芊眠兮

碧瀨牛布野兮散牧女執筐兮採稚桑援柔枝兮手如玉俚歌相
和何譜何曲行者坐者去者復者感陽煦煦其氣可掬有若丹替
長羯鼓聲高紅杏爾延望神州之麗景宸歡洽兮玉觴滿春望之富
貴也彼王孫与公子結豪友以尋芳後乘載妓隨所駐兮鋪延望紅
緣之如織擡醉眼以倘佯春望之奢華也有美人兮守空閨別宕子兮
千里恨音塵之迢遙情搖搖其若水望深遠之優飛倚離欄而流淚春望
之哀怨也故人遠遊兮送將行兩浥輕塵兮柳色青登崇邱兮望行
色烟花掩冉兮盪情春望之別恨也至若征夫遐寄乎関山見
遷竹之再榮逐客南遷乎湘水望青楓之冥冥春望之羈離也各
觸類以感人兮紛萬端与千緒若醜西子醉而望也楚醒而望也

哀窮而望則雲霧塞達而望則天日開可以喜則喜可以悲則悲誠能過境沿機與物推移○陶甖賦○我有小甖非鍛非鑄火與土而相數落埏埴而乃就頸瘦腹膰觜侔笙味不磨而先如漆之黝盛酒幾何未盈一斗滿輒斯覆虛則復受由能出故不傾不覆由能納故貯酒斯續類君子之謙虛秉恒德而不惑嗟小人之徇財昧斗筲之局促以有涯之量趁無窮之欲置斯甖於座右戒滿溢而自勗

崔滋

三都賦○西都辯生與北京談叟來遊江都過一正議大夫辯生曰西都之創先也帝歸東明降自九玄匪基匪築化城屹然乘五龍車上天下天導以百神從以列仙江心有石曰朝天臺神馭徘徊又有木

覓稼穡是司不耕而禾積如京坻壯麗之觀則有龍堰闕九梯官腰
葛廣敞高明穹崇天不能奪其撟鬼不能奪其功遊觀之所則多
景跨蒼海清遠撑半空浮碧臨浩蕩永明架嵯峨衆水所匯名為
大同晶瀁晃漾拖鎬欲澧淨鋪素練皎若青銅兩岸垂楊終日舞
風沙平野闊落鴈鳴鴻青山繞郭四面巍嶷細雨披蓑俯見於漁翁
夕陽吹笛遠聞於牧童甫乃解錦纜浮蘭舟中流回首悅然如在鏡
屏中也水而漁則長網一舉奇獲多矣及當冬月滿江氷結錦鱗珠鱲
其下鱍鱍金梃又之百不一脫置盤經宿凍成玉潔庖丁膳夫鳴刀巧
割縷飛霍霍色絶味絶齒霜喉雪（此間句失）老叟又曰先有崔孤雲者嘗曰
聖人之氣醞釀山陽鵠嶺松青鷄林葉黄及乎統合三土卜開明堂

北峻牛卧南峙龍翔右懐左抱案花相當八頭三尾東峴西岡隠嶙屈
伏臂甬拳商騰精降神吐氣産祥五川霊派源乎淼茫万洄済集
流漲滂洋箭馳輪走朝湊中央青松茂美三百餘霜中原大霄鐵鳥
是産鎖鉛鍌鑚錘鑪録鍇惟山之髓匯石之鑽洪爐鼓鑄融液熾
爛熖爍陽絞水淬陰縵老冶美鋌百錬千鍛罕瞻中用兵充外扞
鷄林永嘉桑柘莫莫春而浴蚕一戸萬箔夏而繰絲一指百絡始綸
而縒方織以纅雷梭風杼脱手霹靂羅綃綾綵纁絹縛縠烟纖
霧薄雪皓霜白詞人墨客比肩林林紅情綠意綉口錦心咀氷嚼雪
琢玉彫金圓熟陳言不踐於古冷生新語別出於今武夫猛士則衣
短後纓縵胡佩蛇釖握龍刀蹻蹯攪搏闞虓咆哮熊羆虎攫鵰

掠猿超公卿列第聯亘十里豐樓傑閣鳳舞蝙起涼軒燠室鱗
錯櫛比珍木異卉名花佳蔬春榮夏實爭妍競媚後房佳麗雲
衣霞帔列陪環侍笙歌鼓吹九醞波漫千罍屹峙如易之需若
詩既醉大夫曰二客豈亦曾聞江都之事乎東海之大匹九江河
呑若一芥蕩雲沃日洶湧澎湃中有花山金鼇屹戴涯涘華攤
渚岬枝附麗其枝葉而沙散碁布者江商海賈漁翁鹽叟之編
户也神岳叢桑閑靈丘萬棒架其叢桑萬而羣飛島漲者皇
居帝室公卿士庶之列棟也內擾摩利穴口之重亜外界童津
白馬之四塞水助縈回山爭岌嶪俯臨慄乎淵深仰觀懸於壁
立鳧鴈不能盡飛豺虎不能窺覬闖一夫呵喋萬家高挑城市

即浦商船貢舶萬里連帆檣頭相續舳尾相銜一風頃刻六合交會擣玉舂珠累萬石以硯磑苞珍裹毛聚八區而薈藹爭來泊而纜碇條街塡而萃隘佛法至於今日尤爲信篤像設而歸依則鎔金塑土琢石刻木或線縫以繡畫繪以貌禪書祖訣泥金刺血黃卷赤軸琅函碁帕厖眉椹袍碧眼蘭裳南蘇北林竹箄成行龍象爭蹴金毛競吼千燈續焰於心心衆海翻瀾於口口朝梵祝聖之香夕點鎮災之炷報應攝護必不可量二客跪曰大夫毋多言

李仁老

紅桃井賦○栢堂東麓有泉澄綠泠然流出於石縫若漱白雲於幽谷醜西子茹蔬渴飮以手捫腹岸掩苒之烏紗杖鏗鈜之龍竹

踞一石露雙脚接碎氷霜吞吐珠玉徐嘯歸來溪風颯颯展八尺之風漪桃数寸之瘦木夢白鷗而同戯任黄粱之未熟何必錦障行四十里胡椒蓄八百斛打就金蓮盆然後濯吾足○

玉堂柏賦○髣西子入直於金臺銀蟾影倒玉涌聲残杳無所見霜天漫漫有一蒼髯君子立中庭而不倚瘦鶴將騫老龍欲起飲風雲於尺地若有待於知己者僕乃攀檻与之語曰鰲頂之署號神仙府夜還則蓮燭兮輝曉入則花甎承步固非烟火食者所到處也今汝何由而容焉哉君子於是揚眉吐氣奮袂驤首而答曰玉川子之豪邁猶親竹弟白太傅之高逸尚与松友僕雖臃腫離奇不為世人所購然氷枯雪瘦可以配先生之高趣雨嘯風嘔可以續先

生之秀句歷千載而愈茂可以爲先生之遐壽

李穡

雪梅軒賦 為日本釋息牧叟作 ○扶桑翁發深省道根固心灰冷蕭洒出塵之標出間絶俗之境炯玉壺之氷出瑤臺之月映韓山子霜鬢蕭ゝ麻衣飄ゝ叩剡溪之蘭槳馳庾嶺之星軺展蒲團而加趺烹露芽而解酲知西域之有教或於斯而甲乙雨露均是澤也農桑焉重桃李均是花也富貴焉宜夫孰知雪也梅也吾師也情境交徹針芥相隨罔或須臾之離也耶若夫一枝璨ゝ千山皚ゝ飛鳥自絶遊蜂不偕消塵滓於氣化浩太極於心齋實有助於所學宜其扁於高齋異日沉痾去蹇步平鳴藍輿於石徑

當一賞而忘情○觀魚臺賦 臺在寧海府臨東海石山崖下游魚可數故以名之府吾外家也 ○丹陽東岸日本西涯洪濤洶洶莫知其他其動也如山之頹其靜也如鏡之磨風伯之所橐籥海若之所室家長鯨群戲而勢搖大空鷙鳥孤飛而影接落霞有臺俯焉目中無地上有一天下有一水惟臺之下波伏不起俯見群魚有同有異圉圉洋洋若得其志任公之餌夸矣非吾之所敢擬太公之釣直矣非吾之所敢冀慨文王之既歿想於牣而難跂使夫子而來游亦必有樂于此惟魚躍之斷章迺中庸之大旨庶沉潛以終身幸摳衣於子思子

李達衷

磴賦○磴居下而遜遜楹處高而赫赫楹乃語磴曰若之為用既卑且

泥安土而重遷韜光而晦跡身之困也必借德於陰機質之硬也
幸連支於氣校何不被鍊補天之手彰兩五色穫登于舜獻
之庭應其樹擘関或与乎和鈞輝或騰乎韞壁或碣若碑勒切
銘德又有硯而磨者端溪之紫歌其爛者南山之白被叱於道士
術支機於天女之織以若所為之卑汚甯免吾之峻貴磋乃頫伏而
復回子之堂、所立不偏不倚孰為之綑孰為之基匪吾則處匪
吾則靡阿房之失火也吾獨存烏崔氏之謀壓也吾不比烏況子之
明類無可儀刑或封于嵾或夢乎丁或煤于墨或燎于庭何曆、
其不憚賊其性而殘其形宜切我而德我扶帝宅於千岭適有臣
石聞而議之曰謙能受益高必易危鋒磋名於上面且以楹而次吾

思亭賦○文慎之孫貞烈之子作亭于居第之東乃扁曰思而居而止客有恰然樂喟然嘆曰彼蒼然而翼衛者非所謂扶蘇之居盤乎彼昂然而奔趍者非所謂進鳳之居顏乎天磨兮峭屹逍遙兮嶒岏龍首兮突起蜈山兮回環隱々若舫舟而進者雲樵列在之端也渺々如鋪練而淨者沙川晴瀾之灣也又有城而岩頭者山而三肩若嶽而紺若白者嵓而鼓者戰者鶩々然累々然類聚彙征爭拱揖于是亭也且其四時變態品物流形感吾性情者蓋不可遽數而指名也區々之思之為扁主人瞻襟肅容舉手而噓噫曰彼何山兮大德之山穹窿起復如往而還雲烟晻々松柏攢々吾考若妣壽藏所安吾之居是亭也僾然如見其容止肅然如承其

指使體不敢肆言不敢易飲不敢醉食不敢旨睦親姻不敢棄敬賓客不敢戲窮不敢屈已達不敢肆志吾之身吾父母之所賜也何嘗忽於造次自吾之季若昆暨後之子若孫思吾所以名亭之義世守而不諼焉則可謂無忝爾家門也吾扁之意止此

鄭道傳

梅川賦○天氣凜冽枯木號風三峯子蹝屐出門四顧蒼茫渺天地兮窮陰忽鼻端兮清香觸之而不見尋之而無方恍未知爲何物悵余心兮若忘于時夜雪新霽素月流光渡川流之清淺散余策兮彷徨粲然得之于川之傍欲誰何兮無言羌意眞兮色莊縞裙兮練袂羽衣兮霓裳雪肌兮綽約玉貌兮挂盈飄飄然若遊

銀河而歷廣寒挹群仙於上清也有一少年岩嬉若嘯曰物之至潔者雪也氣之至清者月也上下無間湛然一色顧人世兮安在満風日兮幾塵人間之熱不足以爲吾病世俗之累不足以撓吾真也子何自來乎三峯子不覺毛髮洒然拭目而視之乃与浩甫遊于梅川

李詹

墨君賦 合浦請遠樓成朴公命山人豐公寫墨君於東西壁

○有一道士飄然御風不遠千里来起龍蛇於墨池走風雲於筆鋒掃渭濵之園稾写淇園之如簀觀其湛露洒惟蒼烟滋玉月来婆娑風至蕭瑟帯苞萌兮絶砌貫霜根兮頑石亢貞姿兮勁節亘四時兮朝夕紉前身於泓潁紛裒化其瞬息合浦皆主顧謂傑松子曰此其夢耶西耶子其為我筮之傑松子

揲策而筮遇震之旅其繇曰震為蒼筤東方其取虛中為嚮應用如許多節為良不復寒暑健松子韜著謂公曰惟吾道士豈星戲之徒然決我公之謂耳當戎務之叢身坦胷府若如水則取虛中之義矣雖險難之在前確秉直若如矢則尚多節之義有若垂實值鳳以勉養賢之道擢筍成幹以勸進德之士噫吾道士寫真之意其在此乎公欣然就道士而問曰誠然乎哉道士點然

成俶

新雪賦○玄雲承宇萬竅呼風果氣候之慘悽瞻海岳之冥濛視雲物而嘆曰異哉此滕六之先驅也小焉自東西遍雪花飄零繇ゝ密ゝ搖ゝ輕ゝ始緣蓋甍而便娟終投戶而輕盈映墉廡以熠耀撲軒

窓而有聲壓松篁而欲挫鋪池沼而漸平形勢散漫東西溟冥歟
迷群而狂顛鳥失巢而忽驚俄而雲陰解駁月色微明千山俱白萬
壑失青銀河瑩瑩不足以喻其淨水國湛湛不足以喻其清頓謂客
曰雪之時義其類孔多載登紀於周雅黃竹申於漢歌子猷發剡溪
之興惠連賦梁園之懷謝安比喻足見慧黠歐公禁體謾誇其才甫
乃玉樓夜遲錦帳高垂雲鬟歷亂玉釵横施于時嚴寒倍候客
雪初下玉林先春銀界失夜泛清瑟以自欣陳桂酒而欲酌至如幽士
失意終年耽書捉衿肘見納屨踵穿家徒四壁囊無一錢見素
雪之初飛知節序之告闌觸目興懷有喜有悲客有詰余曰子知雪
之為美而未知雪之所由也方今聖明在上天地其德數和氣於兩間播仁

風於四域蓋一尺之初盈固豐年之祥者乎

申叔舟

次倪謙雪霽登樓賦 新天子即位覃恩内外於是翰林先生奉詔至我邦 景泰初元後正丙午也登賓館之後樓屬春雪之餘晴俯 仰佇懷延拔筆賦之筆勢縱横氣象磅礴真罕世之傑作也 叔舟鉛槧末技幸奉杖屨不揆孤陋拔拾荒蕪強續高韻 ○翰林先生学究天

人胥呑四荒兆霜雅操圭璋令望至下國而駐節兮拜後塵於趨走之

行曰或清而或濁乎頓將不遺於滄浪接談笑之芬芳兮蹇有脚

之陽春發言而成章兮剖美玉於垂棘登高樓而作賦兮分餘光於東

壁方騁奇而湊怪兮直風颯其海立及隱約以鉤微兮羌沖澹之可挹

鑿混沌之元竅兮忽雰翳之朗清值勝陸之妙技兮溘衆興兮攄情

心与手其相應兮運郢斤而盡堊奧余慕金陵之識難兮執子雲而問

奇固陋質之難化兮効捧心於東施益見其所未見兮亦夫子之所
賜 ○八駿圖賦 臣聞惟我朝肇基朔方 三聖相承忠厚傳家威德日盛于
時高麗之季衰亂已極天眷東方生我 太祖康獻大王克紹
先業心存康濟奮不顧身乃於至正二十二年壬寅春剗平紅賊是年秋東走納氏
洪武三年庚戌北平元孽于東寧十年丁巳夏南捷倭寇于智異是年秋戰于
東亭十三年庚申戰于引月十八年乙丑戰于兎洞二十一年戊辰擧義於威化凡二十七
年之間所從數十百戰出萬死犯艱危卒夷寇亂拯民塗炭天命人心歸于真主遂
建大業澤流後世然其摧陷廓清之功實本於馬上得之馬之功宜沒世亦當與之
為不可忘矣其最駿而功者有八令我 殿下命畫著贊以久厥傳其追慕前烈
安不忘危貽謨燕
翼之義可謂切矣 ○聖人在位祇懼勵精凡三十年逞惟創業之艱難
數揚 聖祖之義烈乃至八駿之微亦在褒崇之列夫駿之生也神
矣奇矣房星委精虬螭孕[illegible]扶輿磅礴蜿蟺逶蛇氣化淋漓晦
明雜遝風雨忽其變化陰陽從其闔闢耳聳批竹蹄蹴散雹兮
者中矩圓者中規駈駈祛祛翼翼騑騑電影回合神光陸離駿駸而凉颸吹

礦䟣而春雲起一鳴兮胡沙淅瀝再鳴兮冀北風靡將与麒麟鳳凰
而並娥矣若夫駿之用也至美大矣騤騤獨步蹻蹻卓立駛駘飄揚躍
蹀躞蹀垷歷恒華杯飲河瀆髮鬣刷行雲尾捎流星塵不識蹄影
不及形与人一心卒成奇績馳聲策名切歸丹青將与麟臺炳
圖而同聲矣此天之所以產此神物顯異於世為我朝鮮受命之上
瑞者也時維我　祖運值千一神姿絕世勇智天錫懸萬姓之無
韋奮四世之遺業順斗極而運天關旋乾樞而轉坤軸紅寇豕突
憑陵咆咻宗廟焚蕩乘輿播越維我　聖祖握龕弧而先登麾
親兵而餌敵兇徒自蹈十萬其級納氏老猾逞其猩獷虔劉芟刈
至于洪原維我　聖祖運智應機射口射脤拉槁摘鬚老猾褫魄

終身心服漠彼東寧七元之蘖草黄薛罕与天盤折鴨江澎湃
限彼南北 王命我 祖圖恢遠略漫空殺氣占辭攸属螳臂拒轍
望旗釋甲維彼厄剌峻嶮天設聖武赫赫孤城中潰餘附四集逃
彼東溟島夷之窟生長舟楫捍匙飄疾視死如歸維利是逐鼠竊
狗盗投我邊隙王命我 祖星馳往擊賊徒雲屯智異之側我武惟
揚一箭氣奪島夷因恢又寇関西信文安鳳毒慘鯨鯢 聖祖
受命戰于東亭方事之殷阻于泥淖龍駒蹀足一奮而逃賊驚
散争相轥轢島夷因恢又寇南道嶮不暇守城不暇保屠燒州郡
望于雲峯 聖祖受命誓掃頑凶精誠貫日有白其虹千里索漠
僵屍相積島夷因恢又寇咸洪縣奔衝突若虎驅羊王命于衰

聖祖是將七箭〻〻勝軍中歡呼大命將革天奪其衷彼狡不量
大邦是攻六月稱兵指遼之東屯兵孤島霖潦須漲進退維谷大小
悉悔 聖祖舉義白羽彤弓萬口相慶不謀而同撥亂反正戢武韜
兵國以之安民以之寧得是數者寔皆我 太祖豊功峻烈卓〻有成
者也此亦特其大略如薩川之勝鐵関之捷海豊之戰遼陽之援大旨
戰所向輒克此雖出於 聖武神略亦豈人力之所能及哉蓋天之生聖
人以救時艱也必生英雄豪傑以為之從亦必生休祥神物以濟其用
此八駿之生乃天意也此我 殿下之所以效八駿於繪事錄神功於
屬骨者也觀夫斬蕩天閑遺光儵爚風霜起練造化生筆形貌鬉
鬣氣象鬱勃横雲追風發電凝霜麟游龍騰豹玄獅黃此特八

駿之糟粕尚能動人之視聽想當時之氣像隔千歲而起敬

金守溫

喜晴賦 次明使陳公鑑韵 〇予虛子過焉有子相与出入乎百代周流乎六合宇宙為室廬四海為林藪古今一馬也天地一指也孰能泛文圃之輕舟駕藝苑之四牡馳騁上下為我揚搉而不留也哉今我皇明之影遊雲控扼幽濛外薄四海物阜民安揭太儀而造甸始兮纘聲靈以与浮攬僊二山如積蘇兮黃河耿耿一流濯余髮於咸池晞扶桑之朝陽茲有國號曰朝鮮渤海漲南長白北橫延袤千里表裡山河國富兵强先萬國明俗尚禮義聰明視聽君有君德士有士行等威隆殺以明上下咸英韶濩以和其聲於是應天命順人情化家為國四境清

寔登崇俊良退斥頑冥調五氣攝三精盖撫民必欲吾仁格天必
以吾之誠也今夫翰林陳公太常高子文章之美節義之高江漢之濯
秋陽之暠摛藻擷英馳奇騁巧詞林之幹文苑之老匪規矩則莫甫
必禮法之是蹈是猶鳳凰芝艸生於大庭景星慶雲麗於晴昊
是宜為千里鹿鳴九重赴召者也○鳳山賦次明使户部郎中祁公順韵○王者繼天出治同仁之化
囙海內外則其產也或在於遐陬避壤之地食火之鷄偶角之麟獻於西土以其驗也我國
雖曰一隅然東漸之化實先被焉則鳳凰之鳴于山也非虛也今皇華大夫身親來止目擊
其事作為賦頌勒在山崖石輝映山谷鄙人孤陋考國之典○
故兼以情夫之實輒依高韻歸為我大明莫大之休也
客有物產之雄王國之
英周旋六合之無際呼吸大塊之未形一鼓一舞天成地平欽惟皇明
明堂闢兮垂衣堯舜廟崇兮接武夔龍主聖臣賢德合志同
眷我藩邦山川秀麗求之天下鮮有其比名蹤異跡不可勝計昔熙

文養老以興西周之化鳴于高岡然則鳳凰之物生於聖明之時否德莫致惟德是宜實在天而不在人可以公而不可私昔武王之箕殷也箕子義不臣周庭九疇洪範之是訪二代文獻之所徵封于朝鮮以察東作之侯皇極之數以叙八條之政以隆鳳於斯而一下今乃聽其雝〻遂立郡於其地其名不泯樵夫牧童徃〻毿〻羽毛之或逢其來也以王德之治其去也以國政之亂不但傳於黎老抑亦著於黃卷今皇華大夫以書詩六藝為五彩以道德禮義為九苞以之翱翔居寀則天下謂之朝陽鳴鳳以之賦政四方則兆民為之竦聽

徐居正

烏圓子賦（猫一名烏圓子）

風雨晦冥夜昏如漆四佳子患心痞倚壁而睡忽

聞屏障間有聲摩戛作工作作余有鷄雛氄在卧榻之側余意老貓
幸人之睡磨牙鼓吻於弱之肉也猝然舊杖而怒俄有二物掠吾脛而閃
去狀若貓之捍鼠蹴童燭之鼠已屠盡而貓則寢處乎其所矣瞿然
驚曰貓捍其鼠乃職其職余不自明致疑於貓哉蹈不測噫鼠之為
貴物莫比其賤毛淺不售肉卑不薦尖髭須悍目孰賦爾質處溷穴
壞孰爭爾窟循墻其詐托社其黠爾腹易盈何欲乎深壑爾喙
不長何銛乎戈戟善伺巧候晝竄夜縱穿我箱篋攢我盆盎
我衣何完我果何羸地燠忌寒若勢倚重屋跳梁跋扈天雍厥
惡此所以國風刺碩鼠史書食當斯時不有烏圓子驅除之功哉
何不逝汝彼適若乎余養烏圓子意蓋如此同我衾褥分我甘旨

惟鳥圉子感激知己雋氣鼓勇効才展技狤然其聲馳越其視
劃若電邁倏若風動鼠輩帖伏主臣人拱攫生搏走搪突肩毀罘
或挾其目或截其首磔裂狼藉肝腦塗地擣巢盪穴無俾易
種當此時雖封以肉食之侯日吾子大官之著未足償功而酬德何
一念之不察紛然致此惑也嗚呼天下事理無窮人之酬酢有萬不同
有疑於不疑有不疑於疑疑与不疑毫釐千里○蝙蝠賦○造化
坱圠圓形萬物曰飛曰走或潛或躍種繁類殊鉅細不一粵茲蝙
蝠之翩翩兮吾不知其何物也身鼠而翼異鳥兮何形質之怪奇而難
狀也不晝而即夜兮何蹤跡之暗昧而惝恍也肉不登於俎豆兮味
豈合於肥臄無羽毛藻飾之可用兮豈爪牙器用之可適也哉儘

天地之包容兮於汝微物而見貸也彼冥飛之鴻鵠兮或未免
於繒繳嗟遐舉之鸞鶴兮亦有事於韝絏甯獨從容而自在
兮亦不滿夫一喙茲形跡之詭秘兮甘与小人而同歸然於窮壤
之間形〻物〻蝡〻蚩〻紛〻職〻虱處於褌鷦巢於睫蠅亂黑
白蝸爭蠻觸是天地稟賦之自然不可以大小形質而有別也

姜希孟

俊溪齋賦○神都左界泮宮東隈風雲儲其不散洞壑窈而
重恢樹交柯兮佳木斑石磴兮莓苔川分派兮釵股承石竇高兮
盤廻或淙潺而鳴環兮或潨汩而喧豗固天慳而地秘兮待英賢而
必用於是琴軒先生厭紛樂道神朗氣秀脫氣習兮紈綺抱

膏肓兮泉石尋泮水以探討兮竟窮原而有獲誅茅鳩材爰
始規畫庭可旋馬堂容列席室若山房草砌芳土脉初融溪柳
搖黃園桃蒸紅傍溪泓澄以流注兮下石灘而玲瓏先生鏗點
瑟以抒情兮慕浴沂之高蹤清和届節綠陰重浮紫燕兮
輕風黃鸝兮崇邱傍溪清冷寒碧盤渦旋洄先生披細葛以涵
風逖涼陰而衷猶甚或梅雨倫倫陰雲漠漠傍溪康衆流以勢大
響空山而噴薄先生思有本之不捨料無源之易涸至若金風槭
槭瑤宇湛湛抹輕霜兮林表絢綴紅兮欲酣傍溪澄清若鏡綠
淨如藍先生開芳樽以臨流与佳客兮相參其或夜岑寂以無人
兮咽寒螿兮庭闃傍溪洽洽以耀月兮爛銀爽之四圍先生撫檻

桐以奏曲兮托洋峩於瑤徽至若翔風號怒長林一空惟溪成氷
以雕鏤兮鳴琴筑而丁東先生立陽坡而延佇兮傲剞劂之陰風
積雲結葉塞雪飄花惟溪凍合以無聲兮走蜿蜒之銀蛇先
生酌羊羖之美醞合纖手以搔爬度曲而增懽謌一堂之春和紛
四序之代謝兮信光景之無窮濡凡塵於跬步兮宛一入乎壺中○

養蕉賦 李侯伯王氏馳其胤渾請芭蕉並蒔養法於雲松居士〻〻回曰尊公
養之如何渾曰冬藏於陶室而遭凍春蒔於庭除而不榮以此者非
一毋矣居士〻笑曰蕉乃植物中之最軟脆者也太燥則焦太
濕則敗法得則易榮法失則易枯善養之機妙在自得 ○爰有柔草非
蔓非枝葉如輕綃根似蹲鴟性怕霜摧心躭露滋宜種植於
庭除近君子之清儀當其土脈濈解夜無霜威擇半陽地掘
坑成圍安根壅壤務要軟肥封腐舊坭沃勿暫睎施以苗欄預

防非違及乎清和届節南薰始至宿莖浮青新葉含翠漬馬
溲於敗屧傍互列而深置芽承潤而益達氣含腴而增熾緤蝎
抽而呈燭青鸞茁而伸尾儘輕盈而壮偉壓風標於衆卉至若
虛檻永日博山烟真情紆軫甚無托同孤寂其冲冲忽翠翹之
翻動況綺羅之豔濃空庭雨暗青燈明滅紛白感之忽未思
遺世而奮飛掀驟雨而敲鏗驚愁魂於依稀及乎瑤宇廓清
霄露凝凜紛敗葉之披離森蘖芽之成行採新刀而剔盤
剥嫩心而盈匡滋五味而烹調雜辛椒与桂薑合至腴於淡溥
勝熊膰与精羊及乎嚴霜始肅木葉盡脫命健僕以破培莖
留尺而乃割藏諸土宇勿近中央列植岸頭培以乾糠莫怕人

氣烘煖為良最忌冷濕易致損傷若審機而投法膚何慮乎不臧當嚴冬之閉塞通一綫之微陽暫借力於安排尚抽蘆而吐芯起陰陽而獨存秋寒暑以愈康寧於養而省察勿助長乎幾微

○友菊齋賦○有大先生腹蘊五經心通六藝研窮乎性命之理辨晰乎天人之際有一生飄輕緩帶長裾矩步規旋躊躇席間函丈踑席而居曰凡厥交友大畧有三太上無私其交無爍剖去皮毛敬信相恭此則道德之友內省無慙其次相資窮達一心收青紫於掉臂結情素於斷金此則功名之友交有淺深最下反側翻雲覆雨冷隨煖以重輕校剛柔而吐吞此則勢利之友竟亦何補於交友之萬變豈不出乎三科何先生之取友友霜菊而靡他先生乃轉

碧幢撫霜鬚曰有情之締交紛始合而終離爰自結髮心無磷緇
金石通其分膠漆比其堅矣神明而不渝亦終始以同徭及乎貴賤
貧富勢位相懸忘舊契於往日悲同袍於昔年其或萌睚眦於
一念森胸臆之戈鋋交終變易仇敵其然是知人間之良友反不若
無心之植物甯知夫蕤菊之貞堅芳烈隱逸而披掛者乎當其金
風振蕩搖宇澄瑠碧嚴霜戒曉溥露凝夕萬木脫葉千山露脊園
林圓其如掃漫裊艸兮蕭索余乃杖枯藜以散步訪幽香於殘叢
寒葩璀璨姿葉青葱雲鬟霜（而）蓋秀帶微陽而尤穠挾酒斋而
斯香滴糟床之濃濃掇金英以泛泛羨芳氣之揚揚滋喉吻以滌胞
襟兮渾通身兮天香薰肝膽与肌骨兮物与我其相忘泯言辭之

相宜兮遊同歸於醉鄉生同命崔羅續之以歌曰蕙朋稗侮喪厥德兮切磋箴規友亮直兮松大夫之挺植於君子之懿餝有其節之香色兮友此孤芳說情識兮觀物省身為我則兮先生莞爾而以笑步東籬以三嗅瞻南山之岩崱

金宗直

謁夫子廟賦

景泰甲戌秋嚴君出為星州教授乙亥春余及仲氏往省焉因留黌序讀書携諸子入謁夫子廟見大聖以下四聖十哲皆塑以土歲月已遠顯黯如入古寺見千歲偶人余愕然不敢循視以為大聖賢如有靈其肯依此而受享乎於是咎始作者之無稽書此賦遺諸子俾改以木主○

群枉簡之君子瞻夫子之廟庭撫中唐之文杏欣時雨之敷榮闖金鏞以磬折起闕里之遐想何於穆之清廟塼泥土而肖像無異夫浮屠之宮兮安得髣髴乎東門之堯顙矧歲久而日遠宜繪綵之湯湯喪匹聖靈之宜宅

慨廟貌之不臧雖籩豆之潔蠲恐鬼物之旁窺況夫子之精神譬如
水之在地中求之則在道之斯通何必醜形像而褈祀異肸蠁之昭融
範黃金猶不可為而又土木之是肖嗜聖神之履運嫂頻制之復古
妥木主以釋菜用以彰夫昭報

成俔

石假山賦○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遽廬六合為幈幪烟雲為氣候江
海為襟胞風籟膠刀即我之絺桐花鳥忻悦即我之隸僮運奇巧
於心匠劉山骨之磞硡忽異境之未設迷不知其西東其為形也嶒岏
崱屴巀嶭嵱嵸崔嶢岌崿陁靡穹窿或盤或行或橫或縱或
累階陀或攢釼鋒或揭甑豆或陳虛樅或翺翔鶻隼或

拏攫虎熊或若昂首之鳥或若蠆尾之虫或若戴冠之頳或若袪
袖之縫或若踉肘之露或若髻鬟之鬆或若篆籀之錯或若縺
墨之烘塞若相隅亘若相通背若相詬聚若相攻拱若相揖俯若
相逢驚若跨騄耳之駿突若彎烏號之弓巋然出衆者父
母之崇環衛輔佐者衆雛之恭砠岡為谷迴繚為墉絞以斑駁
间以青红紛數䫜郁棽樹蒨葱日升炳煥月出玲瓏霜摧愈厲
雨洗更濃晴烟冉冉羃帶半腹依稀雲氣随飛龍群飛甍
甍未去尋芳彷彿鶬鶊棲喬松芘洋出塵之標窈窕希世
之踪客曰儂聞碔砆衒彩於璜璠荃蕙混臭於蘭叢今日所覩使
人恍惚盲聾不知陰陽造化如小兒嬉戲而示人以豐耶抑不知凨

雨之夕夔魖魍魎偷天鑿月斧鏡斵而磨礲之耶是何奇々恠々妙
變化而鶩愚蒙先生曰不然千里起於咫尺而漸遠萬物出於毫忽而
無窮彼隱轔相屬者太行王屋之重巒崒嵂孤撐者天柱祝融之峯
潺湲而瀉者龍門灔澦之衝泓澄而畜者洞庭雲夢之瀦由是觀
之拳石爲岱嶽之宗勺水爲河海之洪然則孰假孰真何去何從拙
不必拙工不必工人有窮達道有汚隆得何欣々失何忡々固當逍遙
放浪心會神融何必在廣寒之府瑶池之宮又何必躡屐披榛
而往來憧々今則雲山曖翠千萬狀坐卧相對乎房櫳樂吾樂兮
不鼓鍾之鼓鍾嗟呼紆青拖紫奔走於紅塵者擾々如盤鷄之蟻
蠓容乃屛氣曲躬固將遺外聲利脱略萬事而相與之始終

柳陽春

喜雨賦 乙月旅蕤賓日在東井蒼龍正中朱鳥方逞方長養之盛節期田功之工熟忽連月而悶雨望雲霓其如焚馳火車兮驂熒惑使羲和兮摇志懺於是按神農求雨之書稽舞雩禱雨之典靡神不舉于壇于墠遍至舞巫覡呼蜥蜴觴土龍泥石牛皆曰其雨其雨兮萬口喁喁俄而八風不翔六氣沉寂天氣混沌層雲四合忽乾旋而坤轉上帝赫其威靈命飛廉會豐隆呵電母鞭雷公誅炎魃於西郊馳驕陽於南陸既行令於四瀆又布符於五岳肅氣升兮蒸鬱滃涌漏兮游揚既而興雨師以作陣聽天一以主張不淫不劉不徐不疾始霡霂以浸潤終滂沱以漫渥於是根之蹻者甦

秀苗蓬遏者數桀或甲而出者或乙而生者或糜而赤者或芑

而白者咸軋軋而葢葢亦艶艶而生息萬物欣欣而自悦百穀穟穟

其成芑　卹將不取於周盛亦穗又何論於漢治頌曰於赫我王

德配上玄至誠無息有感必通動圓靈兮乘氣屏伏和氣薰

蒸降膏澤兮靈貺既隆以優以渥萬物育兮雨暘時若時和

歲豐惟皇之極兮天人參會上下相望于胥渠兮於是父老皆呼

千歲相與為擊壤歌曰我植穜稑于彼原濕父菑子播仰以為

食方其未雨如火之熇及其已雨如乳之養斬然秀盛茁甬壯長

聖与天謀何不豐穰

癸壽

獨鶴賦。鳥有雪毛霜羽縞衣玄裳奪素質於白壁露丹頂於紅房萬松嶺上獨自戲風而舞月層霄雲外豈云晏羅而獨罨嶰谷千層攀附儀鳳之翼天門九重挾輔陽鳥之靈然而斥鷃笑我之高飛鷦鷯嫉余之善鳴於是灰心塵土斂跡山林巢孤島之明月夢九臯之閒雲時入道士之帳對豈若鵬鷁遁蘊仙之舟翅則如輪遥向楊州之路腰纏十萬貫始歸華表之柱去家數千年隽晉緱山欲奮飛於萬里乘軒衛國願受祿於千鍾終必繫之長繩閉以雕籠灰勁翮而不飛斷長脛而莫行入于沙苑必中明皇之矢鳴於華亭宜傷陸機之聽曷若隻影單形處幽守獨庶免俗士之煮不期高人之畜

南孝温

大春賦○夢余乘蝴蝶兮飄翻〻其上征扈太微而帝庭仍大人於九霄兮俾眼為余而青留至貴之奇說猶河漢而無極遂古之初有大春者其生其長曠邈之野霜皮溜雨鐵幹剝落兩師掛天瓢雷公藏霹靂以一萬八千歲為春秋以八百四十二月為朝夕花〻堪輿人世遞代惟春獨立閱幾年載盬鷄旋磨陰康大庭之沿革也蚩尤交雷軒轅涿鹿之戰伐也杳如兒戲包羲八卦之畫也羲如歷塊共工不周之觸也視若彈丸女媧之鍊石也視若蓬矢后羿之射日也杯水覆堂九河決矣半顆崩顛砥柱折矣俄頃瞬息夏五百籙矣若朝若暮商六百曆

矣文武道喪周東撤矣齊晉交霸春秋作矣觀天地之變
態兮与無極而為儔余聞而詰之曰洪鈞肇判奇偶以成物之不
齊物之情也有小有大有短有長非喪無得非弱無強非死生無
榮非晝夜無光惟大小得喪之一體兮亦晝夜死生之一理況天之
生物因才以篤覆之非讎培之非德始得理而俱生竟与化而俱
滅菌小年而何損春大年而何益大人曰蓋其至人無己神人無
為秉六氣之正理知天地之玄機亦何異於大春超氛埃而獨奇
縵者懷憂窖者慹俗留如詛盟發若機栝托真氣於守
勝終賀賀而老洫何所見之偏小類朝菌之晦朔是故賢愚不
齊大小異級三皇繼天五帝立極放勳安安重華大智禹受

舜禪湯革夏季作新民於鼓舞措天下於仁壽名与日月而
齊明德配天地而並久彼昏不知背繩墨而追曲甘自暴而自
棄頑爲世之大戮与草木而同腐嗚呼太上立德所謂大春下
愚不移所謂朝菌然則斯春也豈獨荘叟之逍遥而已有
関於斯文余聞而奇之再拜而謝俄久伸而倏悟但落月之空樑

○藥壺賦○客有飫東都之風雨馳玄思於秘術欲以流瀣之浮
涼漱以正陽之精液丹九還而歳重誦真經而功積將玄圃而
歴閬風超大壑而昇列缺翩翩之藥翁鬚居皓白狀額清奇揖余
汝南之市迺余壺中之域三光爽朗於洞天地軸潜移於咫尺玉樓
高兮福地爽玄壇峙兮瑞雲集茲乃羽人之丹丘而翁乃錬形而

瘦骨者乎客於是驚心慄魄投杖俯伏曰下土幺荒大道日衰慨世道之如彼悲無人以我知朝東暮西醉生夢死感榮枯於黃粱悟得失於止羊餌金服玉三尸如初噬雲吸月食織不除歲年流亡形神日枯願授妙真之訣以為長年之畜翁乃低居欲言後淚万行僕本帝臣備侍帝傍管玉兔兮催擣藥鞭雷公兮督雨暘位極帝庭冠冠群仙勢焰薰人恩波滔天何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坐讀黃庭之渓遠被下界之謫神歸紫微之垣夢繞太一之庭邂逅良士可以語理然而道有邪正術有曲直自謂神仙之得眼前之務外攻長生之欲內斷玉屑集甚丹砂毒其骨百脉鬱沸而不澄精神疲倦而恍惚往往朱顏未凋身歸鬼錄求

以長年適以殀沒是故寶書誤人金丹殺人道可以授兮而不可
形於言辭其靜易止兮其動易危無滑而心魂兮無勞而四肢虛
以待之兮安之以無爲滌而塵垢閑而神室兮無爲物誘將見搏
天根之関楗兮匝六氣於三田心中正而純粹兮會萬理而自然々
則可以儕太初友無極陰陽而契妙鬼神而合德壽与天地而無際
安用區々於煉丹自戕其命脉也哉言未既客忽靈自悟滞疑氷釋
再拜謝曰天地之間惟理一也神仙雖秘理外無物吾然後知身爲
爐鼎心爲丹藥乾坤坎离者此心之匡郭也文武火候者此心之緩急
也牝牡四卦者所以備橐籥也降龍伏虎者所以防佚欲也六節相禪
者一身之晦朔也甲乙遁配者一身之納甲也心存不舍所以載營魄也

動合天機所以生不滅也吾將乎此訣以遺芳天君

總

指環賦○若有絶代之佳人兮儼神仙之難狎施朱鉛於寶靨酒暈潮於桃頰搓膩玉之素頸渾泰酥之豔色展俊眸而流視動秋波之澄碧奪百和於口脂妬肌膚於氷雪用千金與百寶供首飾之紛肸薄高髻於層雲帶蘭膏之浹濕覓曉粧之嚴飾稱珠翠於腰衩衣翡翠之輕襦襞榴花之茜裙綴薜荔而為帶結蘭蓀而為佩細金縷之方底傳淩波之羅襪曳珠履之附蟬脫瑤簪於雲髮遐兮眉兮蛺蝶飄忽容兮與兮海棠倚日智明乎連環之解兮技邁乎錦上之文裁紅素兮剪刀鳴剔

殘燈兮炷爐薰掛出愁兮眉峰隱青岑之微范露剥葱之
纖手同春笋之尖長冶金環而皆釭邑老蚌之明珠約玉指之
玲瓏映朝暉而光數擲環乎明月之初弦璧營珠乎蓮的之藏
頭嗟此人之貞堅無一行之不修其居則先垣后其堂瓊華其室芳
塘小園風階柳容綺窓綃户眼生瀕兮華庭綠席足側滑兮其
設則鳳帳微風低峯錦屏香烟馥郁架玉笛兮鳳膺掛青
鏡兮龍盤甲空案之瑤瑟韜紫玉之碁局盛鳳團於緗奩噴
獸烟於博山其業則効蚕桑於羅敷学鳳鳴於秦玉殉志乎恭
順之门遊心乎禮義之方夜讀書而自任晝會績而為常或有
欲笑語而引琹些攻陽春於丹唇歎植竹而三弄動姮娥於霜

月柳絮飄揚舞輕盈兮笙簧琅璫語娉婷兮惜山鷄之美影恐
失身於殊狂見蒼蠅之僂飛聽孤棲於洞房哀惸獨而無与嘆歲
月之電速遇与不遇兮在物之數天耶人耶吾所昧兮吁嗟命兮誓
不爲累白日之下我無愧兮

金馹孫

秋懷賦○余在書堂蒼茫歲暮悵惕流光破萬卷之未了羲馭
忽以西歲對案掩卷心焉若忘不言不笑忽乎迷方乾悲桔恨万
事兮峯木溪子在傍怪而問之曰何爲然耶身際文明 主聖臣
良簇雲霞興香湖山滿眶四時運轉天道之常也何爲而戚戚懷楚
客之悲傷余默然不應江然滂滂木溪子起而更言曰我知之矣霜

露履愴卯楚荒者耶鶴髪倚門毋未将者耶鴒原情苦陟彼
崗者耶尊罏興發憶江郷者耶閨情遠別悩閨房者耶好古
生晩心遠地偏獨悵〻者耶行与世違命不與謀強趨蹌者耶佳山
好水高棲遐遁未得其蔵者耶蒼生蟄念白屋有寃思濟時康
者耶目耕墳典神遊宇宙恨未置身於虞唐者耶感慨忠良憤
疾凶邪漫羣戚於前代之興亡者耶想子於時百感集而攻腸噫生
天地之若過此身杳於粃糠少壯不戀而老将至号揄百年於尋常
与艸木而同彫豈不悲夫惟秋之氣獨充以剛共万類而於悒實元化
之所戕然君子之節情要中正以自方吾将与子以賞秋請登山臨水而
徜徉余猶不應袖手思筆取琴浪撫萬古一帆風蕭〻而打扉有聲

鏦々若金槍也起而用意則庭空葉積鴈落江清天宇高曠野
色青黄。咸舊遊賦送李仲雍。歲辛亥之元正充下价而觀周出國
门而西邁兮路曼々其阻脩歷松京之遺墟傷麋鹿之未遊過箕
都而縱目兮餘井畫之田疇覽七佛於薩水記往事之遼悠臨九
龍之牙岸窺鐵牛於深湫凌鴨江之洪波氷兢兢兮難容舟蓬
墟極兮五百里狼烟積兮走鷲鹿曰茲為渤海之舊疆兮憶今感於
高句鳳凰新堡湯留佳名兮不聞岐山之啾々循連山以右轉兮怕艸
露之奸婾風光潑於旗纛日色耀於兜鍪知遼將之未迎感勞
未遠之獻趁茂聽而下營胡笳雜於邊謳覩城郭之周遭見民物之
漸稠鶴飛華表兮天地老一留語兮三千秋以官幼安兮婷節王彥方

兮好修共携手而避地運方熠於炎劉抱遺經兮穿床著潛德於鹽牛鶴野澗以蒞蒞兮千里屬於一眸一帶水兮東西漶渡遼之前籌至遼河而乃息杭一葦兮常浮娘娘之水廟扣吉羲而屢抽高平嵐尾上極目而西望兮魚色橫天如振鬣鼠之驕是謂醫無閭之山兮維山海之雄關古長城之東頭秦皇尋以御宗胡僅威稜兮難比倂遠大明之區分先控扼其咽喉既定鼎於幽燕建萬世之深謀瞻孤竹而叟髮凡萬古兮彫腿縣昌黎兮孕韓學遠紹而旁搜度薊門而立馬訪祿兒之山魏滿目太平之桑柘杏煙樹兮相摻張一家灣兮列青帘直沽渡兮潑漲油迷官津之舸艦邀解攬於國踞夕余極乎京師香車馬之騰蹂荷皇恩之懷柔同萬

國而賀正拜殿上之冕旒聞仙樂之飄飄雜胡部之箜篌仰龍袞之
穆穆詠鹿苹之呦呦謁先聖於國子慨余衣之未樞考石鼓而摩挲
想岐陽之大蒐吊文山於祠下想儀刑而增悲一死兮終古渾百世
兮土一抔懷昭伯而不見市駿骨兮空髑髏訪屠狗於市上悲歌
歗兮誰與酬俗與化而推移盍早歸乎鋤耰送君之歸兮趣南浦之
離憂悲淚千古激君之方寸兮落日何處兮獨登樓

李黿

述志賦 ○ 昔余志于初學兮誓不由乎他岐仰孔孟以為師兮
指聖門以為期幾添名於末班兮不旋踵而禍至幸聖恩之如天
兮淂免身於鼎鑊朝受玦於虎関兮夕余至于珀石歸望闕

西具数里兮路渴渴其二千抵岐漢之翠堡涉東瀨以南望兮

有孤城之如塊壁西海之瘴烟兮通北戎之毛廬借隙地以葺菁

兮冀一膝之可容衡门寂兮雀羅石砌甚兮苔封火寒宿灰月满

孤床塊獨處而無儔兮漫余涕之盈眶若乃春深極浦日暮殘

城汀草甚發江雨乍晴雲沉沉兮水府絲蔓蔓兮蘋渚思美人兮

不見結幽蘭以延佇且如風鳴進葉露滴寒窓鴈叫長空烽暗

残缸嘆我生之不辰兮念父母之劬勞已矣乎天之賦物有萬不一窮

者自窮達者自達物之不齊有命存焉下不怨人上不怨天樂天知

命固夫子之彖辭

李穆

弘文館賦○易云天垂象聖人則之制作之謂也天有紫薇上帝之宅惟奎及壁是近是側是謂文星委精則晋有良相增彩則周用再平所以輔理乎天文者也故有天祿石渠之府崇文金鑾之作講六藝百家之書考二帝三王之術此隆代之所設而為治之上法也我

聖上體元創制 誕敷文德請先立所以主乎人文者以則天王曰俞哉於是蠢靈射彩乎正位坤母不秘其所寶爰搆豐宇廓我大道其為狀也瑰瑋璚儵奕朗昭廓翔若鳥企滞若峯矯虹桿偃蹇兮龍驤雲窓窈窕兮電繞夜月紗櫺春風珠箔若乃温房西陽凉室納颸銀屏吐霞玉堦生春接天語之軋軋淪余骨兮鴻恩是以懷瑾握瑜之士釋耒草野收綸渭濵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者也

盖自宇宙以来禮樂文物天經地誌陰陽性命之說萬匱千架
於是乎積焉玉軸牙籤縹囊緗帙殘編隻字價直百璧芸香
辟蠹木天崇隆雖蒼梧之野晒不可一日而終也於是鬼薦青
藜者匪劉向耶拭吐龍巾者匪李白耶金蓮以遊者匪蘇軾耶
悅主以義者匪君實耶累世之英於焉咸集棲青雲之縹渺兮
携乃天香兮滿袖細椒蘭以為佩兮聆舜絃於南薰呈琅玕以披腹
兮非堯舜其焉陳風文化於卓上兮作耳目乎王室或風雨淒々哦新
詩也氷釋泉湧攄清思也鳳飄龍起縱妙筆也周情孔思待詔
策也嶽海滇濛奏上林也時或金殿宴罷玉堂更深骨冷魂清
那得有夢古語有之文必由賢々必有文々者賢之枝葉賢者文

之本源夫文者天以日月星辰地以山川草木人於其間參三而立以忠信爲體而刑政爲用以三綱爲本而四維爲末五帝由體而務本其發也沖漠三王同用而示末其光也翕爀自文王之沒文喪於天下惟天獨付之一人曰仲尼宜其嘆文不在茲乎沕穆坱圠与天地同文兮通淳化於自然此其所以名弘文者也

朴誾

次李白惜餘春賦 ○春兮堂堂來既不識其誰使兮去又向之何方曽不足以少留兮耦獨悲此群芳收麗日之妍和兮見緋陰之茫茫山野淡其若寠兮蜂鳥駭而失行伊余心之多感兮怨東流之沉湘目千里兮欲極魂上下兮悠揚若有客兮導余

言子苟愁兮何能堪春以生兮夏以長秋成冬實兮物須終成功而送謝兮君在空之浮雲矧天地亦有所終窮兮則何恨夫一時之易改安得挾子而登仙兮睹桑田之變海余既聞夫至論兮悦若愈其沉疾落憂喜而泊然兮悟百年之一日登東嶽以遐觀兮招廣成之真人酌九霞之瓊觴兮執東君以為別

詔勅

定宗褒奬王式廉詔 ○無名氏

武廉三代元勳一邦柱石量吞海嶽氣蘊風雲當先王疾篤之秋是涇渭未分之際懷忠秉義表節歲寒翊戴眇冲嗣臨軍國忽有蕭墻俄興變亂卿玉入火而彌冷松冒雪而轉青按劍衝冠忘生徇難兇狂瓦解逆黨伏誅若非公之效死予曷致於

今辰今賜功歸宗資將表予懷以旌不朽匪獨辰君臣義分
唯望共生死同期○甲第一匾詔（仁宗賜崔思全）朕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貞臣歲
丙午禍起蕭墻宗社幾危惟卿奮不顧身與人好謀辨論逆順開
諭禍福雖俊京之悍黠亦揮淚感激復安宗社卿之功也卿雖退
居在余褒獎之心何敢少弛

教書

賜王弟扶餘公生日禮物教書○林民庇 卿天潢宅粹國葉聯榮稟象數謀名芳於魏室嗟
麟播詠美霜陽於周詩爰從先考之朝乃疏封於青社洎朕承襲丕
圖亦誠端於敦叙載周迅矢之年俄及懸弧之朝睦鴈行而軫念騈
鴻品以須恩當體優洪永符眷注○書○柳伸 賜帝安公教 天地始判陰陽之道

于以成人倫既生伉儷之義於是定田之尚矣重莫甚焉某孝悌秉
彝溫慈迪哲職居藩屛勤傾忠赤之誠禮厚賑膳同受神明之祐
比涓良夕幸會佳期鳳凰于飛已有吉兆琴瑟相應雅有和聲
載惟宴甬之休增彰友于之念寔伸渙命庸示新恩〇〇肅王遺教〇〇金緣朕
以涼薄之德嗣守大業永惟萬事之統不遑一日之安者十有餘載思與中外
之人共躋仁壽之域奈何憂勞成疾遂至彌留天命難諶任適短長之分
邦基至重敢忘顧囑之勤王太子仁義孝友本乎生知溫慈惠和副
於民望宜於柩前便即君位凡軍國賞罰大事一稟嗣君處分方
鎮州牧只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理所喪服之制以日易月山陵制
度務從儉約嗚呼知始終之期逝者以之無憾講久長之策存者不

可傷生尚賴股肱大臣百辟卿士同揄忠力協輔王室使我國祚垂
于無窮朕雖瞑目心則足矣布告國內明知朕意

（乙書○金富軾　及第放榜教）

朕聞書典所載帝王已來惟理道之多端以求賢而為急虞舜之納
大麓賓于四門皐陶之矢厥謨叙其九德皐周多士蓋由德行之
興炎漢得人亦本賢良之舉迨及魏晉迄于隋唐或以策論觀其經
或以詩賦考其藝設科之目時有異同選士之門則無今古肆予
涼德享儁明章尚邦國之榮懷須英雄之来輔考槃在澗焉知
無窮處之碩人有奉者阿底蕢見来游之君子命知貢舉某官
同知貢舉某官俾之試可各以名聞雖鑒照之間妍蚩各辨而黜揚
之際糠粃在前明揚造庭申明射策傾山採玉已登和氏之場剖蚌

得珠皆擅隋侯之價進士某可乙科及第進士某等可丙科及第
進士某可同進士出身某進士等崎嶇十載脫落一名惆悵功夫垂
成而敗沛然渥澤為仕之階可恩賜及第明經某等勤過書淫
学業傳癖非但味古人之糟粕得以聞夫子之文章不有褒嘉孰
為勤勉可本業某科及第許之看榜宜令所司知委者 元帥金富軾平西獻
捷教書 崔誠
朕以寡昧之資託于士民之上不能制理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乃
者萬余西都之人謀為大逆之事詐稱制旨而發動軍馬偽立年號
而欺罔人神勢固非常罪難可赦因在庭之僉望遂命將以徂征
御奮不顧身慨然受鉞誅佞臣於輦下首除內應之姦嚴師律
於軍中悉備合攻之謀然後俾衆卒銜枚而突入即群姦束手

以豈弟旣蕩滌於妖氛仍懸安於父老非特雪宵旰憂勞之念
抑亦消中外憤懟之懷自非卿察安危利害之機知先後緩急
之便則何以不勞攻戰盡服頑兇偉歟今日之事足爲靑史之光
故玆詔示想宜知悉（王子冊福日降使教書）教妃延德宮主任氏嘉爾克修於
婦德維時屬應於禖祠復膺彌月之祥乃見美璋之慶本支相
依而滋茂源派不竭而靈長與國咸休荷天之佑（王女興慶宮公主嘉禮日降使教書）
教夫陰陽之氣交而歲功以成夫婦之禮備而人倫以正尊卑一體
今古同規汝稟性柔閑凝姿婉淑朕心所愛早膺湯沐之封姆教
不煩已諳圖史之訓爰屬禮成於外館敢忘資及於多儀執婦
道而罔違益懷恭順保家肥而有慶茂對寵光（知樞密院金富儀卒弔其孤教書）

敎宗道等汝父某官某有奇偉絶異之才而足以動人之耳目有高明博大之学而足以造道之閫源吐出文章赫〻凌雲之逸氣發爲事業堂〻輔國之嘉謨方且咨謀於帷幄圖延盛恭於邦家忽聞訃音良惻予意嘗謂仁者必壽奈何哲人其萎死生之理賢聖所同勉思盡孝以觴終無敢過哀而傷性。降使金富軾賜第敎書。崔惟清

卿以宏廓之量蘊經綸之才自先代經筵之臣爲寡人法從之冠歷險不易其所守致身益效於嘉謀果自樞庭進當台鉉屬西土之搆亂摠中權而濯征覆梟獍之巢易種無所挺塗山庾之子按堵不移俾夷夏望若長城增朝廷重於九鼎方臣業之甫定豈大賚之可稽爰推賜第之恩特降馳馹之淀。故叅知政事鄭克溫詑享神宗敎書。李奎報

君畢喪而祔神

主是國家不易之勲臣有功則配廟庭實今古相沿之制卿昇
彊毓將嵩嶽降精氣雄韓信之登壇早紆將印晚遇張良之
借筯密轉軍籌當甯考王承畵掌中權而佐命暨參大政逮
事寡人故及見甫之平生眞可謂古之遺直朕曩遭憂釁深軫
衰傷地隔九天雖未還於仙馭禮終三載將奉入於宗祊頓循經
之難虛与群寮而廼議當代之佐未必無其人焉衆論所歸顧
無易於卿者爰舉追崇之典俾躋与享之聯於戲不以生死而有
異者君臣之寵恩無以幽明而有間者臣之忠義朕將嘉乃丕績誓
萬世之不忘卿亦相我先君佑三韓之永固○（仁王罪己教書）罪己勃興魯
史褒大禹之德改過不吝商書載成湯之明朕以淺侗之眇繼先緒

之豐長於深宮之中昧諸經國之務憂勤夙夜雖增若涉之懷
制馭姦雄尚乏先覺之見屬崇德之跋扈更丙午之擾攘鑾輿
播遷宮室焚蕩不思一己之嘗屢訪西巡之駕而吉祥之應蓋寡
災異之生寖多無戚乃已朕方戒於聽讒彼曾不知日有懷於怨
望擅興軍馬因械官員以天開表其年元以忠義歸為軍額公
然徵集兵卒意欲凌犯上都處出不圖勢將莫遏自古大逆之罪
孰與西都之人呂刑三千論罪莫先於無上舜功二十知人實本於
去凶是用先誅內應之姦遂有元戎之遣痛心疾首罪實在予
所冀在庭之臣勤王之卒奮其旅力殲厥群凶共補不逮有望於
將來永言自新庶無於貳過○王太子嘉禮日降使教書 夫婦君臣兩儀之常莫斯爲

重帝王垂萬世之統亦於是關故婚姻謂之大倫蓋古今所以親迎
甫生鍾岐嶷夙賦聰明既加元服以成人當得賢妃而作匹眷言淑
媛挺自深閨內則千年享國之王孫外爲兩代定策之勳閥壼則既
可尚婦儀又無虧合將偃月之姿升儷少陽之位故於第三日特遣
使其官等備禮問評兼賜例物已 太孫誕生三日 賜太子教書 朕雖不逮苟得有嗣
續之良克昌厥後則足以無負於祖宗無愧於社稷矣甫復以岐嶷
之資得配淑媛猶未及朞年而又得元子則甫之於朝宗亦可謂
不負矣然後知朕與甫之能不墜先王無疆大曆服永永傳于萬世
明矣夫復何憂哉況婦人之免身難莫難焉甫子之生易於反手不
拆不副無菑無害則是豈偶然耶宜勉加鞠養之慈俾克遂元良

之德。中書令晉康公圖形淩功臣廚唱讀教書卿負經天緯地之才有決世澄時之意一鈞
掃乾坤之氣翳九霄開日月之光明奉寅考而踐位尊可謂定
策國老輔寡人而纂丕統實惟佐明大臣作君元鑑爲國太山
以身當國者二十四年以功曆錄者一千餘字託繢繪一圖形期
典刑之森眼霞旌鶴駕漢甭雖遐河目龜文宛然如在每紀春
秋之序仟張香火之筵緬惟烈烈之魂諒我區區之懇。勸勉農桑教書。崔洪胤
寡人聞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天若欲懷萬姓之心故不奪三農之
務田是夫王樹同先陳足食之方大禹矢謨首獻養民之政古來
善此予欲勉旃今十二牧諸州鎮使等奉國情深忘家志切入則
獻九疇之策出則興五袴之謠自從今月直至初秋宜停雜役專勸

農時家無懸磬之虛田有栖粮之餘待西成於百穀降中使於九閫欲令細撿田疇採知種植辨桑農之熟不熟分牧宰之勤不勤記在書帷以爲褒貶。

賜積貫成事濬卜海教書。李穡

盖聞遇急處倉卒之難然後知出衆之眞才立光明雋偉之功然後受稀世之奎寵卜海氣総剛柔材兼文武丙寅西將封豕奔來我前左右色變不知所爲我之安危在於呼吸之頃卜海躍馬而來一箭洞其腹應弦而斃是卜海迓續我命于天也此雖宗社山川之靈黙誘卜海之衷然非卜海所蘊之志所禀之勇予末小子何由奉宗社山川於今日乎若稽典故錫汝王姓爲我子陞汝積貫成事所以異其恩數也所以勸其忠勇也漢誓功臣之辭曰泰山如礪黃河如帶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肆今寡人述

而誓之曰鯨岑砥平鰈海塵生汝孫吾姓為國干城〇左侍中沈德符〇校書〇李詹
其秉心忠勤飭躬廉簡行危而凡規醞藉辭寡而處事精詳用捨隨時安危注意適時通變善應兵機人用樂從惟其所令使權奸摧沮狂謀中國復修舊好誠動天地力濟艱難於洪武二十二年十月間門下評理尹承順等回自京師敬奉聖旨責本國以君位絶嗣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宗派三韓世守之良謀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守門下侍中某與卿共謀相與循義忘身坐定大議天命所在人心亦隨朝市不驚兵革不用異姓之禍不日而除邦國之基既傾而再平王氏之祀已絶而復續在昔平勃之安劉漢狄張之復李唐雖時異而勢殊諒志同而氣合功在社稷澤及生民予惟仰

成嘉乃左績位上卿而極倫恩數告祖廟而指誓山河立圖畫形鐫碑頌德崇加三代祖考甫及永世子孫錫之土田副以臧獲○求言教書

弭灾之道莫若修德為政之要惟在求言昔宋景一言之善致熒惑三舍之退天人之際感應斯速予以眇躬荷祖宗之靈託臣民之上智能不逮常問不明其於政教動昧施為若涉大川罔知攸濟今者日官上言乾文示儆變異甚鉅殆不虛生未燭厥理兢惕益深將諒德未修而未孚於帝心歟政令有闕而未協於輿望歟刑賞之道有戾於正歟任用之人或循於私歟下情未盡達而冤抑有所未伸歟民瘼未盡除而財力有所匱歟茂異之才未舉者誰歟讒佞之徒未斥者誰歟如斯之類豈予一人所能徧察肆開

讜直之言以消壅蔽之風蔚莬之中亦可採矧卿大夫百執事
之臣共天位食天祿哉茲欲共新於治化庶以仰答於天心知而不
言不可謂之仁言而不盡不可謂之直維臣僚自宰相以至庶人並上
實封悉心以陳毋有所諱乙
教特進輔國崇祿
大夫韓山君李穡
君道必資於老成人情莫
親於舊故以古今之一致豈終始之或渝惟卿氣稟清明經術博雅
縉紳之師表國家之蓍龜予在曩時與於同列誠意交孚恩義彌篤
故其休戚之所同期於夷險而不變及予開國思與共政爰封爵邑
以長朝班非惟舊故之情尚賴老成之德使坐鎮於雅俗抑嘗聞
其嘉謀今月初一日乃來請往于驪江予乃莅事不得親見謂暫
時之前別當不日而復來何期訃音忽爾來聞追思前日益感予

哀天不憖遺莫相予殄瘁之悲曷可云喻英靈如在豈不悉
知今命內臣某姓異于殯次於戲修短之期固不疑於天命哀榮之
禮宜備舉於邦經（已敬孝大王祔廟配享功臣教書已權近）喪既畢於三年神主升祔於宗
祐功可傳於萬世人臣與享於廟庭鷄林府院大君王煦風猷凝峻
器度宏深初竊遇於德陵視猶子而賜姓後登庸於穆廟命
作相而不名事君能致其身心專翊戴理國如指諸掌業茂經
綸鷄林府院君李齊賢德兼爵齒學貫天人負絨於宣祖之
西巡備嘗艱險秉鈞於敬孝之南面克著庸勞忠勤歷事於
六朝終始不渝於一節理思亂安思危恒存憂國之念高不驕滿
不溢慎守保身之機英華發為文章經術措諸事業夏城

府院君曺益淸立志純誠持身謹愼力扶十年之潛德式至今休
位副萬民之具瞻恪遵前憲永誓著於丹書豐烈遐褒於靑史
益山府院君李公遂方嚴信厚博大寬明貴極皇儲之展親心愈
下而純儉寡慾遭孽豎之伺釁志彌堅而莫回瑞興君柳淑志節
淸高學問贍富早守中闈之付託久勞外邸之艱難委質無貳
於一心盡忠殆踰於三絶特荷腹心之寄崇居喉舌之司子房願從
於神仙予嘉智之足尚冶長雖在於縲絏皆曰罪之爲非恐難任列
祖付畀恩渥如諸卿而共高爰躋從祀之班式示有功之報云 敎判厚德府事
韓脩死生之理通乎陰陽是人物之常道君臣之義篤於終始爲國
家之恒規列所事之師儒宜特加於恩禮故某官某學傳濂洛

筆繼鍾王入告于后必陳經世之謨愼簡乃寮俾受傳予之命茲以
幼冲之日獲聞教誨之言何期天不弔以降災予靡堪於多難中惟
憂故雖廢斥以投閒終謂登庸必都俞而致理胡不幸而短命乃
莫相於我家興言及茲痛悼無已今遣某官某賜酒注奠尚期
貞魄膺此寵章乙 教判三司事鄭道傳 省所上高麗國史三十七卷事具悉若稽
王氏之世幾稱高麗之名統合三韓以爲一統歷歲之久將五百年
傳世之多踰三十代興衰治亂之迹善惡得失之端記錄悉殘
缺亦甚苟非付於良史焉得成其全書惟卿學窮經史之文識
貫古今之變溫溫儒者之氣像嶷嶷大臣之風儀肆予當卽位之
初知卿有適用之學俾居輔相之列又兼國史之官果能於變理

之餘得遂其編摩之效表年以首其事因累以致其詳有変有
常去取悉關於大體或褒或貶是非不繆於昔賢事該其本
末而不至於繁文貴乎簡質而不至於俚不待游夏之賛蔚有班
馬之風披閲以還嘉歎無已宜降匪頒之寵以旌摭條之勤於戲虞
史作堯典之文既以施其直筆殷鑑在夏后之世所當戒於前
車

右領司平府事河
崙進樂章教書

蓋聞君臣之間貴於進戒贊樂之道在乎象成
故九敘之歌禹既戒之賡載之歌臯陶亦陳之比虞廷君臣交相警
戒以興至治者也惟卿天資明敏学術精微所見之正卓爾甚高
所守之堅確乎不拔奮戮力以定社又彈誠而佐命今觀所陳覲
天廷受明命樂章二篇匪直歌詠切於陳戒惟予之入覲也臣子

職分之當然其受命也天子恩數之幸及其在居德時無可報卿乃
作為詩歌以寓勸勉規戒之意蓋欲永思其艱以保其成於無窮
也列其辭義之雅聲氣之和可以追配古之作者已令有司被之
管絃以為宴享之樂不忘規戒之辭於戲七德舞歌雖可愧事功之
不逮五言出納宜益在治忽而罔懲○ 征對馬島教書○魚變甲 窮兵黷武固聖賢
之所戒討罪興師非帝王之獲已對馬為島本是我國之地但以阻僻隘
陋聽為倭奴所據乃懷狗盜鼠竊之計歲自庚寅始肆跳梁於邊徼
虔劉軍民俘虜父兄火其室屋蓋有年矣惟我　太祖康獻大王龍
飛應運威德光被撫綏相信然歲丙子擄奪東萊兵船二十餘隻
殺害軍民予承大統即位以後歲丙戌戊子或奪漕運或燒兵船

至殺萬戶其暴極矣再入濟州殺傷亦衆予尚包荒含垢不與之校
賑其飢饉通其商賈凡厥需索無不稱副期于並生不意今又竊覘
虛實潛入庇仁之浦殺掠人民燒焚船隻浮于黃海以至平安擾亂
吾赤子將犯上國之境其忘恩背義悖亂天常豈不甚哉尚且容
忍不克征正猶爲國有人乎今當農月命將出師以正其罪蓋不
渇已焉耳矣於戲欲掃姦兇拯生靈於水火斯盡利害諭予志
于臣民○○諭對馬州書 卞季良 天之生斯民也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作善則降
之百祥作不善則降之百殃古昔帝王奉若天道教民稼穡以養
其形因其固有之義理而開導之以淑其心若有強梗不率殺越
人于貨愍不畏死者小則刑戮大則征伐堯舜三王君人之道如是而

已對馬爲島隷於慶尚道之鷄林本是我國之境載在文籍昭然可攷
第以其地甚小又在海中阻於往来民不居焉於是倭奴之黜於其
國而無所歸者咸来投集以爲窟穴或乘時竊發刼掠平民攘
奪錢穀因肆賊殺人妻子焚蕩人室廬窮凶極悪積有年紀惟我
太祖康獻大王乃敷文德載戢武威示以恩信懷綏之道予紹大統
莅國以来克承先志益申撫恤雖或間有不恭之事尚念都都熊瓦
之父貞茂慕義輸誠犯而不校每接信使館焉以留仍命禮曹厚加勞
慰又念其生理之艱許通興利商船慶尚道来粟運于馬島者歲
率數萬餘石庶幾養其形體以免飢餓允其良心恥爲草竊並
生於天地之間也予之用心蓋亦勤矣不意近者忘恩悖義自作禍

胎以取盈復亡予甚憫焉島中之人計不下數千島中之地類皆石山
未有肥衍之土稼穡樹藝無所施功止有捕魚採藿貿賣之事乃為
生理所資而今已背恩負義自絶之矣非予先有絶之之心也若能
幡然悔悟卷土來降則其都〻熊尾錫之好爵頒以厚祿其餘群
小亦皆優給衣粮處之沃饒之地遍於吾民俾皆知盜賊之可恥義
理之可悦此其自新之路生理之所在也計不出此則卷土率衆歸于
本國其亦可矣若乃不歸本國不降于我而懷草竊之計仍留于
島則當精選勇士十萬餘人面〻入攻則囊中之物進退無據其
必援稚婦女靡有孑遺而陸為烏鳶之食水充魚鼈之腹也無疑
矣嗚呼豈不深可哀憐也哉古人有言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又曰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對馬一島之人亦皆有降衷秉彝之性矣豈無
知時識勢通曉義理者哉兵曹其移文馬島諭予至懷開其自
新之路俾免滅亡之禍以副予仁愛生民之志 征建州野人後播告教書 尹淮 自我
太祖康獻大王應運開國內修外攘北邉野人畏威懷德塞門之內烟
火相望人畜布野 太宗恭定大王繼統遵業包容編覆島夷山
戎罔不寧俾予以否德仰承 祖宗謨訓畜待野人特加矜恤近有
婆猪江等處移住李滿住交結上國叛賊楊木荅兀其所係擄遼
東開原地面人物以爲奴婢者不勝毒痛逃命來投絡繹不絶予以
事大之誠悉送上國豈期野人輒生怨憤窺伺我疆積有歲年至
宣德七年十二月間乘虛突入江界閭延口子殺害君民刼掠人畜財産

背施負恩窮凶極惡罪不容誅今年四月命將同罪分道並進擣
賊巢穴尚軫止戈之武永懷不殺之仁特以示威使知悔懼彼猰性
不移獸心自若蜂屯蟻聚敢行抗拒我乃薄伐所至克捷賊徒以
平予惟兵戎雖撥亂誅暴之器冬夏非勞民動衆之時然固宣
六月之征爲玁狁孔熾之故事迫於危急人心爲暴兵出有名師
直爲壯賴 祖宗威靈之如在致士卒勇銳以啓行敵愾奏功全
軍入境於戲窮廬震蕩凶群醜畢殲之秋疆域肅清收一勞久
安之效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恤刑教書 ○無名氏 刑者輔治之具雖古之盛世固
不得而廢也舜爲天子惟刑之恤皋陶爲士明五刑以弼五教克底雍
熙之治吁盛矣哉降至爲秦始皇尚殘暴而趙高之徒務刻酷急法

無仁恩二世而亡可不戒歟蓋獄者人之死生係焉苟不真得其情而
求諸箠楚之下使有罪者幸而免無罪者陷于辜則刑罰不中以
致含冤負屈終莫得伸足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此吏之
通患也予甚矜慮歷觀前代刑獄之變姑舉其尤者宋時錢若
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命
錄事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
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富民不勝搒楚自誣服州官審覆無異
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曰若受富民錢欲
出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不少留熟視其獄詞耶
留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朝詣知州屏人言

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因密使人送女
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
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
之其人泣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太宗聞之驟加
褒擢又湖北市有一家止夫婦二人者婦美不愜其夫偶有卜者
寄宿婦慕其俊雅遂殺其夫以情告願与偕往卜者意其不義佯
視其夫就取其刃併婦殺之而去及朝有常在其家工役者先至見
二屍相枕流血盈地恐累已即逃須臾鄰里方覺執工役者聞之
官不復自明即誣服焉卜者去後日卜於市自若也聞工役者將正
典刑自首其故憲司以卜者殺婦可償夫命而又自首義之与工役

者俱釋焉又有臨江王三郎瞰江樓居其妻凭欄食果偶棱墮舟
中少年舉首意婦人挑之及暮行入其家閴無人聲随復
登舟覺濕其履置竈焙乾其夜王三郎歸見其妻殺死血流盈地
朝集鄰里見血跡直至舟中遂執少年赴官少年不復自明誣服焉
但不見婦人履及刃獄吏指近江亭脾子似有物視之履与刃也款成
獄級陳青疑之請假歸早行江上王之鄰婦問之陳答云已將舟中
少年正刑矣鄰媼啞然曰冤哉正犯者某獄吏也陳密以告司理覆
獄吏推問具得其情少年遂得釋獄吏處死元時袁州萍鄉有高
嶺嶺北張姓娶嶺南周氏女歸甯張遣其弟候之至嶺中妻倦
少坐弟先抱其孩歸久而妻不歸張与其弟同至坐處無有也復

至周宅又無有因周復登嶺尋訪則妻死於叢林中且無首矣周紐其弟赴官疑弟欲濫之不從殺之以滅口弟遂誣服官勒都官索頭與刃都官解頭與刃將弟處死踰年張之二鄰人過其妻於建康旅邸相視驚愕鄰告以故妻泣曰冤哉其時坐嶺上時有一髯客擡空轎上山四顧無人拔刀脅取我衣服與鞋喚出轎中一婦人衣之斷其頭致轎中推其屍於林令我入轎中負擡以行凡半月餘日到此未幾髯客歸二鄰人紐之聞官即承准無詞申刑部取旨髯客處死以款司償其弟命州縣吏各黜籍邑宰郡司理檢覆官皆降罷先都官追於官司盜開他人棺取婦人頭甲解之處死

又京師小木局木工與其長爭長曲不下工遂絕不往來衆工謂口語非

大犒醵酒肉強工造長居和解之暮醉散去工婦深素与所私者
謀戕良人不得間是日以其醉於鄰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乃啓
室中土榻甎寘屍空中復甎故所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
歸必爾殺之訟諸警巡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不勝毒自誣服院
詰長屍處曰棄壕中責仵作二人索之壕不得刑部御史京兆交
促具獄甚急期十日七日五日三日至四被笞終不得而期益近二人
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擠水中縱驢去懼
狀不類不敢輒出又數受笞涉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舁以聞院
召婦審視婦撫以大號曰是矣取夫衣招魂壕上脫笄珥具棺
槨葬之獄遂成院當長死案上未報可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

得一人負驢皮道中過宛然其所畜執想於邑亦以鞫訊慘酷自
誣劫奪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
負皮者瘦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衆工憤其冤而不能為之明
長竟斬衆工愈哀嘆徧訪其事無所得乃裒交鈔百定處處置
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一日有故偷將盜他人家尚早不可
乃閤中依木工婦埴屋以須迫鍾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酗而毆婦詈
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辞燭下曰緣而殺吾夫
體骸異處並埋榻下二歲餘矣榻既不可火又不敢填治吾夫尚不知
腐盡以否今乃虐我數息飲泣偷立簾外悉得之竊自賀曰吳偷
為明發入局中歸於衆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偷且俾衆遥隨

我仕入婦舍去土榻席板甎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反接婦送官婦吐實辭者則所私也官復窮據中死人何從來仵作款擒何物騎驢翁墮水仵作誅婦及所私者磔于市先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翁即鄉瘦死者事然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覆皮者究竟不白工之死當坐者婦与所私者止耳乃牽連殺四五人此事處之轇轕而不可知者也讀史至此良用惻然又以我國近來之事言之已酉年暮夜有賊邀殺倭通事李春發于路上棄其杖木而去春發女壻告云有女巫任連及其子獅子素怨婦翁今婦翁死於獅子家前驅奴扣獅子門叫號而不肯出視情迹可疑義禁府捕鞫之獅子弟象伊供稱家兄与隣人金小古蒲金每邑同等積憤

于春發常欲韓殺今乃弃刀下手獄官又收其杖至于栁家則
栁子家籬長木適拔其一以杖植于拔出之穴与之相合其長短
亦屬獄官痛拷住連栁子小告痛無邑因加以壓膝猶不服然眾
伊所供無可疑者且有杖可驗獄將成矣予以重賞購得告殺春
發者會邊相告洪成富金生彥等与春發有舊嫌殺春發者
疑是此輩乃逮二人鞫問二人果服及鞫生彥共謀者生彥道真
犯者乃妾引倭奴普守及婢夫于冲二人不忍訊杖皆自誣服云從
生彥下手殺死其于冲供稱狙伺之地下手之勢春發遭擊頭足撲
地之狀尤悉獄官引之死處參驗良以為是及捕下手正賊李得宪
问方知普守元不參謀乃与栁子等皆免于冲元不知情但以聽生

旁之言呼出春發于路耳終不與赦亦得減死論成富寺三人處死伺
非遑相之告獅子等當受極刑豈不冤哉由斯以觀斷獄得情其
實難矣追惟往事安知或有類此者乎每一念之益切寒心予觀中
外折獄之官最初推鞫文案苟成後之覆案者率皆因循文致其
辭未有參驗詳究以求事情者也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
苟或一失悔將何及此予之夙夜矜恤未嘗須臾而忘于懷者也繼
自今為吾執法中外官吏尚其鑑古戒今精白虛心無拘於一己之見
無主於先入之辭毋雷同而效轍毋苟且以因循勿喜因人之易服勿
要獄辭之速成多方以詰之反覆以求之使死者不含冤於九泉生
者無抱恨於方寸群情胥悅致囹圄之一空協氣旁流臻雨暘之

咸若惟爾刑曹體此至懷曉諭中外。○誡酒教書 ○柳義孫 蓋聞古者酒醴之設非以崇飲所以奉神明享賓客養高年者也是以因祭而飲以獻酬為節因射而飲以揖讓為禮鄉飲之禮所以教親睦也養老之禮所以尚齒德也然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則先王所以制酒禮而備酒禍者至矣盡矣夫酒之為禍甚大豈特糜穀費財而已哉內亂心志外喪威儀或廢父母之養或亂男女之別大則喪國敗家小則伐性喪生其所以瀆亂綱常敗毀風俗者難以枚舉姑指其一二可戒可法者言之商辛周厲以此而亡國東晉之裕以此而亡人之國鄭大夫伯有窟室夜飲卒為子晳所攻前漢校尉陳遵每大飲賓客輒関門投轄使于匈奴醉而遇害後漢司

隸校尉丁沖數過諸將飲酒爛腸而死晉尚書右僕射周顗能
飲酒一石偶有舊對來欣然共飲大醉及醒使視家已腐脇而死後
魏夏侯史性好酒居戚不戚醇醪不離於口弟妹不免飢寒於是
昏酣而死此誠可戒者也周武王作酒誥之書以訓商民衛武公作
賓筵之詩以自警責晉元帝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帝
命引觴覆之遂絶元太宗日与大臣酣飲耶律楚材乃持酒槽
金口進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帝悟仍
勑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晉陶侃每飲酒有定限或勸更少進侃
悽愴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庚袁父在常
戒袁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人之訓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

杖二十此誠可法者也且以我國之事言之昔新羅之敗於鮑石亭
百濟之滅於落花巖靡不由此而高麗之季上下相師沉湎自恣
竟底於亡此亦殷鑑之不遠也可不戒哉惟我　太祖肇造丕基
太宗繼述修明政教垂憲萬世群飮之禁著在令甲以革舊染
之俗以致惟新之化予以否德叨承丕緒夙夜祗懼以圖治安鑑往
昔之覆轍遵　祖宗之成憲示之以禮糾之以法予之用心非不至也
而惟爾臣民以酒失德者比比有之是前朝衰微之風猶未殄絶
予甚憫焉嗚呼酒之釀禍若是之慘而尙不覺悟亦何心哉縱不
能以國家爲念獨不顧一身之性命乎朝臣有識者尙且如此閭
巷小民何所不至獄訟之興多出於此　始之不謹則末流之弊誠可

畏也此予之所以考古證今反覆告戒者也咨爾中外大小臣民其體
予至懷視前人之得失為今日之勸戒毋好飲以廢事勿過飲而成疾
各敬爾儀式遵無彝之訓剛制于酒居臻於屢屢之風惟爾禮書
體此至意曉諭中外 ○勸農教書 ○河緯地 予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
者衣食之源而王政所先也惟其關生民之大命是以勝天下之至勞
不有上之人誠心迪率安能使民勤力趨本以遂其生生之樂耶此古
聖神所以繼天建極而為億兆立命無非眷眷於稼穡之艱難以成
長治久安之業其盛矣哉洪惟我 太祖應運開基首整田制拯
民塗炭俾享耕鑿之利其勸課之條俱在令甲 太宗繼述益
勤播穫之功特慮愚民昧於樹藝之宜命儒臣以方言譯農書

廣布中外以傳于後寡予承緒夙夜兢惕仰惟前代時若惟
祖宗是憲頗以農務當責近民之官是用慎簡親加勉諭且令
遠訪州縣因地已試之驗輯爲農事直說務使田野之民曉然
易知倘可以利於農者靡不悉心究畢期於人盡其力地無遺利
而民無蓄積之餘歲一不登輙有飢色是吏奉吾教不力而從事
焉尚寡予甚慮焉嘗觀古之賢守純興利一方而民受實
惠者莫不以勤恤而成蓋常人之情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
先哲有言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矧今任監司守
令之責者皆操可致之柄一方休戚係焉一身若心誠撫恤何古人之
不可及哉大抵田家之事趨時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

故農政所重惟在不違其時不奪其力而已百穀種蒔各有其時苟一違終歲莫退民既一身力不奇分奪之在官豈可責之力田苟人事既盡則雖天運之不齊亦可禦也若伊尹之區田趙過之代田是已以近日所驗言之歲下已於後苑試治田極人力果遇旱不能為災禾頴稔熟是則偶尒天災其以人力而可救也審矣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書曰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乃知寡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也苐民雖欲勤勸探不時則無所施其力矣且云芒種者人力不贍雖不能皆早若及此時則猶有秋成之望故特限節候以示與其晩而失業不若及此時之為愈也非謂必待此以為播種之期也農書亦云大率欲早令之

守令狃於故常雖當播種之時自謂去種猶遠凡干土田訴訟未即處决穀種口粮賑貸等事常不汲汲每失務緩豈分憂字民之義乎凡与我共理者其體予委任之意遵 祖宗厚民之典視前賢謂農之規廣詢風土所宜参以農書所載預期措置毋太早毋太晩左右不可与務以奪其時多盡乃心導民務本服田力穡仰事俯育以壽我民命以固我邦本庶幾家給人足蔚興禮讓之風時和歲登共享熙皡之樂惟爾卢曹體予至懷曉諭中外○首陽大君以臣教書○柳誠源 天爲社稷而生賢蓋有關於氣數君以爵土而錫命寔用表乎勲庸載稽彝章昭示賁典叔父鍾秀光嶽勵節風霜咒扃峻整而宏深志槩堅確而嚴正孝友本乎天性忠義出於至誠

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氣蓋一世勇冠三軍德望崇重於宗親風彩
表儀於朝著屹望維城之國確乎大節之臨與予沖人遭家不造
思弘濟於艱大委機務於臣鄭方期　時以為隆泰于時瑢居
至親之地畜無上之心謂寡人幼不能君而大位姦或可伺厚施於國
干譽于人群小爭歸私門作黨稔成不軌覬覦萬端而姦臣皇甫
仁金宗瑞李穰閔伸趙克寬等不思寵任之恩潛懷兇禍之計陰
為黨援翕然附趨蔑我幼沖竊我威福專權擅勢換私市恩
官爵濫施於親姻賄賂公行於中外蔽塞聰明壅遏德澤公道
晦蝕私意橫流天怒於上而予不知民怨於下而予不悟叔父嘗
痛憤其奸抗疏以言予亦尋常而不之察也蓋其黨附於瑢者若

彼坂乃濁亂于朝者如斯及其兇謀益深每夜私聚内通近侍宦
官密伺動静外誘方鎮將帥陰約日期大姦根據而莫去寡躬孤
立而何為宗社國家安危呼吸叔父明炳幾先切齒腐心天地不容
可忍群兇之惡逆社稷為悦肩頹一身之死生雄斷英規奮發義勇
率茲忠義之士殲彼兇穢之徒曾不移時一舉迅掃朝廷相慶道
路爭謳此盖為猷之壯秉心之淵誠感乎鬼神忠貫乎日月功烈
煒然古今卓爾不有叔父予焉及茲茍非天地 祖宗之靈默佑陰
隲假手叔父俾靖禍亂而其生也關乎氣數者寧若是乎乃眷忠
誠兼權將相予披心腹以委任卿竭股肱而盡忠身柱國而人倚
以重功盖天而自畀以謙真可謂托孤寄命社稷之重臣矣昔周公

誅管蔡以安王家大義昭〻萬古炳〻推今較古異世同符肆策勳爲靖難一等功臣賜奮忠仗義匡國輔祚定策靖亂之號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五百户歲別俸七百石奴婢六百口田五百結黃金二十五兩白銀一百兩鞍具馬四匹表裏十端紗羅各五疋衣一襲犀帶一腰紗帽笠靴等物卿功之多予賞之少於卿何有在予則慊異體至懷而可鎭也於戲卿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且兼周公之大勳予尚成王之年之幼而又見成王之多難旣以成王之責周公者責叔父當以周公輔成王者輔寡躬上下交修何憂不濟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制誥

新羅王金傅加尚父

都省令官誥〇王融

姬周啓聖之初先封呂望劉漢興王之始首冊蕭何

自此大定衆區廣開基業立龍為三十代張麟趾四百年日月重
明乾坤交泰雖自無為之主亦固致理之臣某官某世慶鷄林官分
王爵英烈振凌雲之氣文章騰擲地之才富有春秋貴居茅土
六韜三略拘入胸襟七縱五申撮歸指掌家國既歸於一統君臣
宛合於三韓頭揣令名光崇懿德可加號尚父仍賜功臣號勳
封食邑一萬户 賜李子淵中樞使 右常侍 金顯 某卿天球異寶日角英姿霍子孟
之臣漢家唯持謹慎庚元規之居晉室非獨風流令名克副於朝
僉奇畫容伸於畫接官加命數用榮旌酬 賜金富軾加授門總贊化功臣守太保 崔誠 卿
以先覺之才居具瞻之地雲從龍風從虎道与時行爵有德官有
功事稽古制眷我典刑之老魁然社稷之臣某敬主也以孟軻之仁義

其告后也以君陳之謀猷而况杖鐵鉞於外而賊亂以消調塩梅於
内而陰陽以序年彌高而氣彌壯位愈尊而志愈謙國有疑則決
於元龜民所望也重於九鼎是用加四字功臣之號進三師兼秩之
崇實允僉言須亦私議○（金富佾罷相判秘書省事崔惟清）具官某文章足以藻飾萬
物學術足以貫通三才有經濟之方足以惠此中國有鄉亮之業足
以格于皇天適予求助之時首被登庸之選嘉謨嘉猷則入告既
多夙夜之勤朕心朕德惟乃知允協精神之會奈緣嬰疾之私遂有
辭榮之意封章屢上懇懇愈堅視貴勢其若探湯棄繁機其
猶避穽因念先朝之法從或與時遷歷觀一德之名臣莫有卿
比誠宜攬煩而撓動庶幾省事以養頤以秘省之圖書仍加開

府之儀寶為稀闊之殊私用副眷明之雅量。太宰侯傳除守太保餘並如故。李逢原藩
屏國家實資宗室之勢封立親戚厥有古今之儀眷此賢侯曰
予寵弟肅孝所以加愛朕心豈敢遺忘具官某天資美質光識
森沉居常祗畏以執心加以儉勤而克己處富貴而不溺其習就
学問而不煩其師復禮為仁得大君子之體好善忘勢有古賢
王之風位之高者禮遇之必殊親之近者恩榮之為異惟玆太保之職
所謂三公之官兼爾有何間東平之令名授爾以伊尹召公之舊貫
是霈光華之命式彰敦睦之仁。除任元厚門下平章崔滋。郭東珣 中書平章李之氐政堂文学 今古相望難
逢千一之會上下利見適在二五之期眷予共政之臣早協濟時之
望某官任元厚真王佐之才出名臣之後学窮性命而措諸事業

行在繩墨而道於中庸自言語侍從之官至出納論思之任仁言義
色退補進忠況中壼得賢寶自閨門之訓篤而星儲主器莫非
家世之慶餘以身繫其安危与國同其休戚俾贊謀於帷幄累進
秩於鈞衡是用金印紫綬領太尉而贊萬機鳳閣鸞臺兼兩省
而長百辟○其官崔湊謹慎自持柔嘉維則世講八元之美家傳
萬石之風凡事兩朝能完一節雖早登九卿之貴列而久滯東閣
之從駛國人皆曰賢朕亦知之有素屬西土之興師後掌軍而決勝
判秋官之士師掌文昌之天府動多績用可謂老成所以正宰席於
黃扉作師垣於青禁○其官李之氏識造家徽器含方丈經術得
聖人之粹文章為儒者之宗早歷諫書再持臺憲達國體之大

者抗正論以確然載須鳳綏首冠銀臺視草北門無愧唐之內相典朕三禮何讓舜之秩宗用之勿疑待以不次太子天下之本非保傅無以成元良中書政事之堂惟文學所以明道揆無是需者得此重欽○除金正純參知政事○李公升某官某識度寬弘智謀深遠生而有食牛之量壯乃奮投筆之心頃屬先朝征東蕃而同罪及乎近歲討西邑以興師屢收大功輙露忠膽其嫉惡也猶鷹鸇之逐爵其見險也如舟楫之濟川蹇蹇匪躬允協義經之義多多益辦即同漢將之謀可謂文武兼才朝廷元老以此論切而識德固宜授爵以懋官○參儀為銀青光祿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官誥○李仁老不賞善無以勸善宜敦善善之風皆曰賢然後用賢是賓賢賢之教肆熀其疏必待其人具官某純

粹鍾於中如璞玉渾金也見者知其珍奇英華發於外若白虹志電也
望之無不驚聳東禁早陪於歌鵠南州暫屈於劉鶚指日上雲
霄即預金閨之籍曲肱有甲乙獨專桂嶺之遊筆判五花冠歲
一角誨人於泮宮也鶩七十子之東肖取士於春官也豈三十人之得
仙舟參策立之謀益著替請之節入踐龍喉之近署猶恨陶爐
親宣鳳尾之天書其出如綍謂有此賢勞之効宜當加特異之
稱大夫坐相之亞秩也許帶三大夫學士神仙之美職也尚兼西學士
肆垂逆撿以示恩俾步樞庭而作捕也 封音湯侯教書也李奎報 朕觀自古異姓
而侯者非若宗室之例封也必命世傑出功豐望重者然後册之也
有國已來其豐功重望之如卿者絶復有幾人故嘗有疏封之命

以御確讓遂寢不行不惟朕意之未安殆亦衆情之猶鬱且御之蘇
以擁立予一人之策佐命是則朕之帶礪不忘之功也當獷俗之
往來也料敵制變知幾如神彝章民遷都完保我社稷至於
剪滅叛逆復振朝綱是則三韓之功也天下所同苦者韃靼統軍
撒里打也由御奇策所及斃於一箭使萬國同忱是則天下之功也
噫於朕於三韓於天下有此奇偉不常之功烈求之古今無有儔
匹而朕若重違御志持而不許則非特三韓也天下其謂朕何
賞難失稱特不可失宜講登崇之典以孚中外之心今遣某官
持節備禮冊爾為晉陽侯鋪張德業而粲載以竹編增華家藏
署寘真貞寮而感同運慎連耀簀簪乙 李延壽為守太尉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金

義允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崔瑞為金紫光祿大夫參知政事吏兵部尚書判御史臺事史洪紀為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吏部尚書判工部事麻制　梁得賢

立邦基太平無憂不致有奮庸熙帝載好爵吾與爾靡況宰衡論道之司是朝野注意之地宜登偉器誕告明庭某官李某幹局沉深風神峻邁直諒之性居暗室而無欺清廉之心酌貪泉不易立朝嚴毅則凜凜然難犯臨事剖決則恢恢乎有餘累提攬憲之權僉吏務贍而莫敢喘出播褰帷之化疲民拊手而無不歌至若地肅憲台資華選部凡曰重人之高選悉付銓職而允當宜示眷恩之命用酬光輔之功是用升鱣服之上司轉鳳臺峻之級乙某官金某軀膽茸茸襟靈浩浩挺燕頷虎頭之表從鶡冠魚服之行方在偏裨倜儻有奇志歷勤宿衛純謹無他腸及登上將之班資常作寡人

之折槩略不形於辭色真可謂之賢勞觀其有經遠之才規欲始秉鈞之漸故先試樞機之勞而旋除輔相之職叔向在朝古之遺直子產為政人不忍欺合加甄獎之恩用答忠勤之效。某官崔某蓋代功名軒天量宇摸一柱而撐拄王室繄朕倚以為安關大爐而陶冶生民舉國無不受賜及卿弼亮之初惻世因循之弊斟酌折衷而以禮為界沿革有度而以法為堤不待參辰之政次易俗移風復分涇渭之混流揚清激濁家藏金穴者擯抑而不用節礪冰壺者援擢而特褒開東閣而延賢杜西園之成市公道所啓人才易求肆霈優恩俾參大政天官是九流所關也使之總柄夏部是七兵所出也亦以委權更加風憲之威申以階資之峻。某官史

某生自相門夙陪禁仗除拜不拘於常調翺翔驟躡於通衢恂
恂似不言常袖濟時之手段綽綽然有裕廓揮料物之心機領千
夫而往討東都也俘獲甚多叅七人而入直西掖也論議有據雖被
富貴之逼逐於己常以恭謹而抑損其心謇謇有大臣體溫溫真
君子人必須處以論思然後副甬器度或同樹而不言果能慎
密汝作舟之是命堪託輔毗是升東寺以預謀亦判九工以掌繕
兼以銓衡之柄吏崇金紫之階（改封壽春侯沆爲桂城侯官誥）懿親重德當以名
藩處之從食改封載諸前史多矣具官某量宇泓深神姿溫裕
弘雅樂善蹈東平之蹤嚴於有威得沛憲之體身雖生於紈綺
手不捨於縹緗制作參造化之機學識同天人之際頃者忽值風

波之駭暫侵嵐瘴之熏金經鍊而愈佳祇益貴耳月遇虧而旋滿庸何傷乎太尉三公之魁漢省司馬然後置柱國四等之極甚与令尹而乃同如亟其人曷堪是任〇崔愈恭為正議大夫典咸衛上將軍判大府事官誥掌機務而納言尚書謂之喉吻董軍帥而謹衛上將譬則爪牙具官某嚼鐵剛腸凌雲壯志學子房書一卷素自秘於心機穿顏高弓六鈞未嘗露其手段仁若有勇也故剛柔相濟才堪經遠也故文武兼資及尹千人而軍政肅坐令霸上為兒戲帥百里而仁化行復見南陽有父方憩召公之樹入登韓信之壇乃者當碩胡蹈境之時受陪邑統兵之寄築城百雉而不日燒辮則賊難思犯提卒千愍而倍道兼進則虜級見俘茲西土之完固也惟爾之功抑東

鄙之守禦也繄卿是賴載嘉顯烈擢置峻班俾真錢府之權俾贍
國泉之用○崔巨華爲銀青光祿大夫樞密使戶部尚書致仕官誥 龜德元臣非重官則莫符群望
鴻樞緊列作單使者能有幾人某官其生由慶閥凡涉要津倫
更中外器使之官動適方圓幹局之用嘗掌天臺則百揆允
敘再司廷尉則五聽無淹鎬邑臨民褰賈裳而宣化參壚按
吏攬范轡而馳威卿以老而爲解乞退甚勤大抵大夫以從心之年
援經乞退是雖禮之常也其若才足以幹國體智足以贊政經
以左右予一人者則其在人主貪賢之意固挽而留之於理不爲不可
若卿者是已然卿以齒邁不任從事爲辭其志確然有不可奪者
如是而猶強焉斯又理之不可也不獲已而領之期有以竊其情耳

肆即本官而增秩俾成邊境之顯神。盧之正金吾衛上將軍官誥 京邑爲衆大
之居不可無備金吾掌徼巡之職以禦非常統茲驍勇之兵遂
必英豪之士某官某剛腸嚼鐵清節礪冰疾惡面折則張目
敢言見善心服則扼腕絶倒歷任多矣雖已作巨官豐祿之身
居宅淡如常自爲逸士高人之行曩奉一麾之命出專百里之城
摘發如神吏莫能測公廉守法人不忍欺凡事上之忠勤孰與汝之
勤勞肆登上將之班盍徇輿人之意。崔傅銀青光祿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右散騎常侍官誥 位亞黃
扉地親紫禁凡所爲機密之政惟一二臣得与聞雖以予器使之
賢復千萬選然後授某官某德爲人範世襲儒門幹局識度
之皆兼得大臣體文学德行之無缺有乃祖風曩提南國廉按

之權迺雋昔日澄清之志西掖獻替屢陳棄石之言南臺糾彈
肅振風霜之憲宜威蓮慎則犬羊莫近我境典遴棘闈則鸞
鳳萃集甬門真卓甬非常之才宜待以不次之遇是用擢置本
兵之地申兼陪乘之榮躐衆遷升是亦似乎超授較卿才望猶未
足以相當乙（朴文倫上將軍兼戶部尚書官誥）某官某虹盤豈豪膽鷹睇雄姿早自蓄
經綸之志豈專為武勇之臣往出守馳羅之舊邦無奈復黃霸之
理最以甬有當時之遺愛復令諭茲邑之逆徒就節始臨鴟音旋
革及得補將軍之任痛欲成蓋代之功替戍兵鎮邊頑戎不敢窺
塞徙帥府而征虜勍敵無與抗衡跨歷二年辛勤百戰俄拜登壇
之命累提杖鉞之權何忽因無妄之災久勞于外是宜以登庸之漸

先若其身天命豈宜久屯人望不可終棄𢮦徽以羽林之峻級復兼
茲板籍之巍司。（李翹樞密副使右散騎常侍官誥）鴻樞為機要之官得參帷幄騎
省極高華之選必揮貂璫非人無得妄加自古尤難斯任某謹愿
篤實而有鎮浮之德沉深弘雅而負經遠之材方副符於郡寄
已游刃於吏能歌芘之謠遍騰於一境徵黃之命俯自於九重秋曹
平憲五辟不私重輕天部掌銓九流多所甄別當官辦事則釐革
得其體將命奉使則寬猛折其衷南國雪登車之志東藩宣杖
鉞之威知可託腹心之寄遂委予喉舌之司進止詳華數奏明敏
是用置茲密地兼以諫司。（始興伯仪為淮安公官誥）百王之制尤崇磐石之宗五
等之封莫峻桓圭之秩惟國與家之所以為固非親且賢則無得以

居其官其挺秀宗支作蕃王室禮儀詳審而不失尺寸言行端方而動中準繩非特疑謀之可咨亦堪大事之是託尚淹伯爵有愧朕心今者懆彼戎胡侵吾封境狼貪之欲滋甚虎噬之毒無厭亟馳使介而難諭以和須遣宗親而示加其厚當此行者捨爾誰歟位不高則未足鎮衆心權不重則無以稱大任故授以上公而崇其資級又申以太师而作予表儀况朕之置中台猶天之有北斗孰當斯任今得其人嗚呼夷險一節是爾所守也此則亡無疑焉終始完名在卿之慎也庶幾益自勵耳